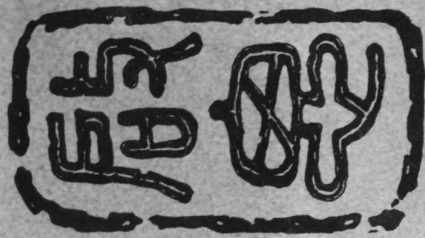


507
雨後的彩虹



沒有昨夜的狂風暴雨
那裏會有今天絢麗奪目的彩虹
沒有昨夜的雷電交加
怎能顯出風雨後的寧靜
雨後的彩虹
願妳標誌著新一頁的開始



專題

前言

作為一個醫療界的工作者，你有否想過或曾經遇上一些關於醫學道德的問題呢？究竟對於我們來說，甚麼才是正確的醫德呢？雖然國際間有着一套要醫生遵守的條款，可是醫學道德卻是沒有一套「明文規定」、「正確」的標準。

對於每個人來說，他們各自擁有一套價值觀和道德觀，故很難找到一個「標準」來作為指引。所以作為一個醫療界的工作者時，我們便容易在醫德問題上打結，無所適從，不禁問問自己：「究竟這樣做是否正確？我有沒有違反醫學道德呢？」

在以下我們便從幾方面探討一下醫

學道德的問題，如墮胎、人工受孕、強制醫療。雖然我們可能不會找到正確的答案，但希望大家都能在這問題上多加思想探索，得到一個最終的方向吧！

鳴謝：

Dr. M. Kwan

Dr. V. Lam

Dr. R. Fielding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論醫學道德

路

如

何

定

對

錯

？

道德者，泛指人類行為所應遵循之理法。而「醫學道德」，便是醫學界對於和醫學有關的行為上的對錯觀念及守則。由於自覺地反映品行標準乃專業的特色之一，故此長久以來，醫學道德一直是此專業自我調整的一種型式。自古希臘的Hippocratic Oath 到現代的Declaration of Geneva，不少醫學道德守則隨着人們價值觀念的轉變及科技的進步，應運而生。

這些道德守則不是法律，它們的功能只是反映出現時醫學界的道德觀念，作為一個指引，對個別醫生的操守是完全沒有約束力的。它們之所以沒有被立法，原因有二：(一)、某些原則純粹為理想上、精神上的；個別醫生有沒有遵守，誰也不知道。何況將思想的「正確」模式立法，未免容易做成思想桎梏，有違思想自由的原則。(二)、雖然這些守則所列的原則大家都沒有異議，可是行動上如何實踐這些原則，個別醫生會由於價值觀念及個人哲學不同而產生分歧。而這一點也正是大部份醫學界的道德問題之爭論所在。尤其是當兩個原則發生矛盾時，如何取捨便見仁見智了。

道德難題的出現，可以由下列幾種情況引起：

一、原則上的爭論：

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人有沒有權利控制自己的生死。雖然現在的社會風氣崇尚自由民主，但是依然有不少人基於宗教或社會理由反對自殺。另一例是自然律的權威性。崇尚自然，每每反對以人工方法控制生育；如羅馬教廷反對用避孕套。究竟人類應否挑戰自然規律（或神的規律）的權威性呢？

二、兩個原則出現矛盾

譬如說，一項原則是尊重病人了解自己病情的權利。另一項原則是照顧病人的心身健康。面對一個患上絕症而心靈又脆弱的病人，我們應否向他坦白呢？兩個原則之間應如何取捨？

三、兩個個體的權利衝突：

罕有資源的分配可說是個明顯的例子。譬如說，甲和乙都是腎衰歇的病人。假如你只有一個腎的話，你會替甲做移植手術呢，還是替乙做？要以甚麼原則來甄選，才符合道德呢？「公平」的意念是現代社會制度和法律的基礎之一。可是，怎樣才算「公平」呢？資本家剝削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似乎不公平。可是假如愛因斯坦的工資和掃街茂的工資一樣，都是三十六塊錢的時候，這又是否公平呢？

四、價值觀念上的爭論

所有人都承認醫生在作出任何決定之前首要的考慮因素是病人最大的利益。可是，甚麼才是病人最大的利益呢？對一個垂死病人而言，苟延殘喘好還是爽快了斷妙？這條問題的答案，顯然會受到醫生和他的病人對生命的看法所影響。

五、技術上的界定困難

雖然大家都接受人權是每個人都應該享有的權利，可是怎樣的「人」才算是一個人？生與死的界定雖然在法理上屬必須，可是到今時今日，生與死的定義仍然富於爭論。

保守派以受精卵為人，因為它有自己一套完整的遺傳因子，擁有其獨特性。假如這個觀念是「正確」的話，墮胎乃是謀殺，體外受孕乃是「玩命」。另一個較為傾向「唯心論」的想法，卻以「思想」作為定義「人」的工具。他們認為人之所以有別於禽獸，皆因人有思想，故此胎兒在中樞神經系統在一定的發育階段之前，並未擁有人的特性，祇能算做 *prohuman*。近年來醫學界趨向接受「腦死」來定義死亡，大概也是基於同樣的哲學。

精神病人的定義也可構成道德問題。精神病人一被標籤，便要面對自主權被剝奪的危險。究竟一個人的神智與情緒要混亂到甚麼程度，我們才可以將他的自主權剝奪？條件定得太鬆的話，精神病未幾會成為偏差行為的代名詞，演變成社會控制的一種工具。一個醫生認為是「正常」的行為，究竟是不是金科玉律呢？精神科醫生有權利劃下一道界線，禁止某些特定的思想模式嗎？假如病人並不自覺有病，而他又對別人沒有危險的話，我們有沒有權把「神經」的標籤加諸他的身上？

說到這裡，我似乎已把道德哲學描繪成一門問題多多，答案少少的科目。事實上大部分道德難題都是沒有一個所有人公認的答案的。不為甚麼，只因道德哲學和所有的哲學思想一樣，都受到心

理、社會、文化、宗教及理性認知的分別所影響。

根據心理分析的學說，人們仗以辨別是非的「良知」，是超自我對自我的抑制。由於超自我是行為標準在潛意識中的經驗累積，故此所謂良知必然受到過去經驗的影響。舉例說，和平中成長的人難免比戰爭中成長的人更加重視生命的價值。

當然，亦有不少人相信良知乃是天賦的。可是不論你對良知的起源持有甚麼觀點，理性認知的判斷都是作出道德決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那麼究竟邏輯上甚麼叫做對？

對於這個問題，目前世界上最多人實際上採取的哲學系統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中的「對」，就是最有效地帶來最大益處的行動。當然，何謂最大的益處，要視乎個人對這個概念的理解。有人以個人的利益為依歸，也有人以整個社會、民族或國家的利益為依歸。譬如說捐腎，前者會反對，因為沒有好處；後者會贊成，因為挽救了腎病患者後他

可以對社會作出貢獻。

然而功利主義是有其局限性的。在求過於供的情況下，有限的醫藥和資源將會被分配給對社會的影響力或生產力較大的人仕。假如愛因斯坦和掃街佬同時得到腎病的話，前者肯定可以得到使用洗腎機的優先權，功利主義者說不定還會威迫利誘一些人獻出他們的腎臟給愛因斯坦。於是乎社會上的階級差別遂被強化，不公平的現象更加明顯。社會功利主義者理論上亦會贊成優生學，於是大學生生孩子可獲更多政府福利，勞動人口則「兩個夠晒數」……

假如功利主義是霸者之道的話，那麼人道主義便是王者之道了。人道主義與功利主義最大的分別，便是主張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擁有不容侵犯的人權。人道主義中所謂「對」，便是：一、遵守公平、自由、博愛等美德；及二、履行義務，如守信等。誠然，人道主義的理想境界，實在十分討好。可是在個人功利主義抬頭的社會中，純粹的人道主義會不會是寸步難行的婦人之仁？你和

人家講人權，人家可能一聲「搵食難嘍呀！」就把你吃掉，連多謝也省下。「醫生！我無錢做手術呀，你免費幫我做啦！」死未。

當每個人都要求人權的時候，權利與權力的衝突就更明顯了，植物人有人權，故此別的病人不能搶走維生機器；畸形的胎兒也有人權，故此母親必須讓他出生，抵受養育白痴的痛苦……

當然還有其他很多很多哲學派別的思想可以作為道德抉擇的原則，可是勢不可能一一在此討論。我在這裡無意推銷或者抵毀任何一派哲學思想。事實上任何一家學派，均有其特色，有其強處，亦有其弱點。根基鞏固如西方的宗教主流——天主教，亦有無神論者對抗之；歷史悠久如我國的儒家思想，亦有紅衛兵等輕視之。我在這所希望做到的，不過「啟思」而已。以下幾篇文章，是幾個特定情況下的道德問題，大家閱讀的時候不妨問問自己：我的意見是甚麼？我在甚麼原則下作出這些意見的呢？這些原則對嗎？

生命的主宰？ 程曦

大部份往家計會要求墮胎的婦女都是受到心理因素影響。家計會會首先給她作輔導，使她有足夠心理準備去應付墮胎造成的心理影響，然後經兩位註冊西醫簽紙同意。

家計會的終止懷孕手術是眾所周知的。根據統計，直至現在為止，今年內家計會已替2090名婦女進行終止懷孕手術，佔全港接受同一項手術的女性13%，政府醫院佔5%，大多數孕婦則向私家醫院求助。

家計會是很根據墮胎法例來替懷孕婦女進行終止懷孕手術，而且求助婦人所提出的理由是要在醫生的道德範圍內。道德標準是一些不明文，但受業人所認同的行為模式和思想方法。由於受到周圍環境和朋友影響，每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都是不同的。

墮胎所引起的道德問題一向都受到各方的爭議，嬰兒和母親的人權都是討論的焦點。以下就是贊成和反對人士所提出的論點。

教會人士：

他們認為人的生命是神所創造的，神給予人權力掌管大地，但是我們是沒有權力去毀滅自己或任何人的生命。Father Brady (啟思文集：Abortion) 將墮胎分為直接墮胎 (Direct Abortion) 和間接墮胎 (Indirect Abortion)。Indirect Abortion 的進行通常是由於繼續懷孕會對母親或嬰兒有不良影響。在某種情況下，教會是接受

Indirect Abortion, 而 Direct Abortion 等於謀殺，因 Fr. Brady 認為母親應該忍耐和接受一些由於嬰兒出世而造成的心理影響，並且接受它為神的旨意。

醫學界人士：

在醫學角度看，一部份醫生認為生命是由 Implantation 之後才開始，所以他們也承認墮胎是毀滅了嬰兒的生命，但是他們認為在合理情況下，墮胎是可以接受的，例如：胎兒生長畸形或母親年紀太輕不能接受，或者使她受精神困擾。終止懷孕手術基本上是母親的決定，丈夫也不能反對的。結束嬰兒生命也牽涉到嬰兒人權問題，關醫生認為母親和權利和嬰兒一樣重要。她強調如果母親懷孕會對她造成心理或生理上影響時，這也同樣地對勉強生出來的孩子有一定影響。



而教會人士對生命的看法是值得尊重的，因為他們對待每一條生命都是公平的。嬰兒，母親也享有同樣的權利，但是，如果我們要從嬰兒和母親兩者二擇其一的話，我們便應該更加理性地分析，選擇正確的處理方法，確使母親和嬰兒的生命受到保護的。

人是羣體的動物，共同生活便需要共同的價值和道德取向。有時候，真理在眾人反對之下也等於廢話一般，所以我們也需要有自己一套的思想，互相配合，彼此互相補足，確立一個正確的人生觀。

意願VS治療—專訪

Dr. Fielding

Rosa

爲了更了解強制醫療和人道毀滅的問題，啟思記者於十一月五日訪問Dr. Fielding，以下便是訪問的內容：

啟：你對強制醫療有甚麼意見？

F：這個問題要視乎情況而定，在某些情況下，強制醫療的執行是爲了保障社會的安全，例如一個犯人因異常強烈的性衝動而被強行用藥物控制。在這個情況下，強制醫療可能是必需的，因爲一個醫生不只要對個別病人負責，還要對整個社會負責。雖然我們要尊重每個人之意願（例如不能強迫一個酒徒戒酒），但當因爲一個人的自由而剝奪了他人之權利的時候，社會壓力便會迫使醫生用藥物控制。另外，對小孩子而言，強制醫療可能也是必要的，例如當一個小孩子過度活躍的時候，也許藥物控制是一個解決方法。這個例子其實也反映了一個社會心理的問題。

啟：對於較早時候，一個老婦拒絕進食，最後終於死亡，你個人有甚麼意見？

F：這件事不只涉及醫療制度的問題，還涉及一些社會制度之流弊。我們要討論的，並不只是應否強迫她入院治療；事實上這個例子確實反映出整個社會在照顧老人方面的失敗和不足。也許，這些老年人所需要的是多些關懷和愛心，與社會的支持和認同，而不是更多的醫院和治療。

啟：撇開強制醫療的話題，那麼你對人道毀滅的看法又如何？

F：這是個複雜的問題，其中涉及到人權和醫療責任的衝突，而且還關乎一個社會對個人的期望。我個人認爲，人道毀滅的實際例子比公開承認的多，有時甚至當事人也不以爲自己在執行人道毀滅。我並不贊成容許醫生執行人道毀滅，因爲沒有一個人有奪取另一個人生命之權利。而且在很多方面，醫生對個人已有過多的權力。萬一有其他力量（如藥廠、「健康經濟」等）影響醫學界的決定的話，這問題就會變得危險。

啟：有些病人因受不住痛苦而要求人道毀滅，在這種情況下，你認爲人道毀滅可以執行嗎？

F：我認爲醫生在決定應否終止治療之前，應該徵詢其他專業人士的意見，例如護士、社會工作者、心理醫生等，因爲他們比較接近和了解病人。另一方面，醫生也要清楚了解病人和他的家人的需要和意願，並和他們一起作出決定。

啟：有些人認爲維持垂死病人的生命是浪費資源，你同意否？

F：舉個例來說，如果有十個腎病患者，但只有一部洗腎機，我們應怎樣決定誰有權用這部洗腎機？而決定的原則又是甚麼？性別？職業？其實，醫療服務的最終目的爲照顧病人。這樣的話，沒有一個病人是浪費資源的。資源不足的正確解決方法是爭取更多的資源，而不是消極地放棄對臨死病人之照顧。

強制醫療

聯

一般情形下，如果一個住在醫院的病人的病情沒有好轉，甚至繼續惡化的話，那麼醫院方面便會繼續爲這病人進行治療的。可是，假如病人因爲厭世、宗教、甚至無知而拒絕接受治療的話，醫院也無法強迫他。不過，眼看病人病情惡化而袖手旁觀，似乎有點兒那個。於是乎，便有人提倡「強制醫療」。情況可以有兩種：(一)完全有自主力、頭腦清醒的病人拒絕接受治療。例如一個嚴重的腎病或癌症患者爲了減輕痛苦、不想再受病魔煎熬而想結束自己的生命，不願再接受醫治。(二)完全失去自主力的病人的家人拒絕醫院醫治該病人。例如有一個長期昏迷的病人，他的家人不想醫院繼續治療那病人，爲了不想病人再受痛苦。甚至一個不懂事的小孩由於怕痛而不肯接受注射也屬於這個情形。「強制醫療」所產生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就是誰去決定病人須要接受強迫性治療？第二就是根據甚麼去決定？

至於以什麼標準來決定病人應否受強制醫療這個問題，大多數人也都覺得這標準很難制定，所以沒有劃一的意見。但有幾點也可作爲標準的：強制治療能令病人康復嗎？如不能，那把病情控制嗎？治療會對患者家人或社會造成不必要的嚴重負擔嗎？治療會對其他病人帶來不良影響嗎？這些標準是否正確，是見仁見智的。不過，強制醫療這個富爭論性的問題能否解決，是有賴各界的寶貴意見和彼此間的交流、合作。

人道毀滅

Iran

除着科技的發展和新事物的發現，人類在各方面都進步了不少，例如在醫學方面，新藥物的製成、對人體的深入研究都能令到很多不治之症的謎解開和延長生命，但是與此同時，亦有很多問題因而產生，例如那些患了絕症而又陷於長期昏迷狀態的病人，又或者是那些植物人，從醫學、道德、社會等的角度來看，我們應該怎樣照顧他們呢？以現今醫學的進步和完善的護理，是有足夠的條件去用藥物或維生器無限量地延長他們的壽命，但這樣做是否會被視爲浪費資源呢？但是如果不能供給他們所需要的治療又是否侵犯了病人的基本人權？身爲這些已沒多大機會復原或甦醒的病人的家人感受又如何呢？作爲一個醫生又應否順應病人或其家人的要求去停止治療？

作爲一個醫學生，我們都知道醫生的責任便是在任何情況下去盡力救人而不是決定何時去結束病人的生命，反對人道毀滅的人會認爲生命是神聖的，生命是應該受到尊重的，所以無論如何，任何形式的生命（有貢獻或無貢獻）都

應該盡量保存；但是這裏亦產生了一個問題，這便是：沒有意義的生命是否真的那麼重要？有人認爲生命的真諦在乎它的質而不是量，只要生活得有意義，生命的長短並不是問題，相反來說，沒有思想地生活廿年並不代表到生是有價值，當然，生活得有意義與否卻是因人而異，很難下一個衆人也接受的標準。

既然每個人對生命的看法都有所不同，那麼人是否有權操縱自己的生命呢？當一個患有絕症的病人要求醫生終止治療時，醫生是否應該順從？有人認爲病人可能是受不了肉體和精神上的折磨才會衝動地妄下決定，過後可能會後悔作出這決定，況且「健康」是人對社會的一種義務和責任，所以醫生是不應該聽從這類的要求；但是如果此要求受到拒絕，醫生又是否侵犯了病人的人權呢？人生存的其中一個權利便是去確保自己不會受到不必要的痛苦，既然如此，病人是否可以在不影響社會或週圍的人的情況之下選擇死亡這條路呢？再者，我們爲什麼要人生存在世上最後那幾天

也繼續受苦？舉另一個情況爲例，如果患者因陷入昏迷狀態而已缺乏了自主主意的能力。這時，其家人是否有權要求醫生停止病人的治療，而醫生又應否接納其要求？要知道人的生存並不是獨立的，一個人的生活往往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到其家人和朋友的生活，尤其是在上述的情況，病人日積月累地給予家人的經濟和精神承擔可能實在太大，家人在權衡輕重後可能會要求醫生停止治療其親屬的；由此我們亦可聯想到另一個問題，究竟這些病人是否給予了醫院和醫務人員一個太大的負擔？給予他們治療是否屬於浪費資源？如果把這些人力、物力去用於一些有復原機會的病人身上是否更好呢？有人認爲現今醫院的資源缺乏，我們確實是應該謹慎地善用；但反對的人卻認爲人是平等的，既然資源不足便應該積極地提出改善，而不是消極地去剝削人應有的權利。

此外，反對終止治療的人會認爲隨着醫學每日的進步，那些不治之症和植物人或許會有痊癒的機會，只要一日生存，希望是永遠在人間的。但亦要考慮

這機會可能是非常的渺茫。

有人更會認爲如人道毀滅合法化，便會產生很多道德的問題，例如病人會對醫生失去信心，社會會產生優生的現象……等等。

究竟誰可決定人的生死？醫生？自己？社會？上天？是否沒有意義的生命便不值得保留？進行人道毀滅是否一定屬於沒有道德？相信這一連串的問題，只要人仍然生存在世，它們仍然會是一個不解的結。



遺傳工程學

M & M

二十五年前，華特生與克里克(Watson & Crick)因發現了DNA的構造而獲諾貝爾醫學獎；從華特生筆中的「沒有任何物質比DNA更重要……我們對將來能將所有生命的奧秘都掌握手中是樂觀的，主要因為我們對DNA的認識不斷地增多。」就可以感受到遺傳學的潛質，然而途中所要付出的代價又有幾多？對人類醫學又意味著甚麼？

現在，有可能應用的醫學技術也頗多，但真正可實際進行的也只是寥寥可數，而其中亦不乏富爭論性的技術。以下是一些有可能實際進行的技術：

I) 用在生長中的合成子(zygote)裡

- 一、無精生一卵不需受精而發育，因此有着和其母親一樣的性型(genotype)

- 二、製造同本生物(clone)——在早期的胚胎時分開細胞，製造出多個有同樣性型的個體。

II) 牽涉到體細胞(somatic cell)性型的

- 一、改變基因(Gene)的成分
- 二、在身體內抽出一些不正常的細胞去接受非誘導性突變(Random Mutation)，隨後將經選擇過的細胞重新注入體內。

III) 選擇性交配(Selective Mating)

- 一、根據父母之遺傳表型(phenotype)或性型一例如使用經選擇過的精子用於人工受精中。
- 二、鼓勵早孕，因為染色體缺陷的機會比較少。
- 三、根據配子(Gamete)之性型
 1. 將帶有「正常」基因的精子從帶有「不正常」基因的精子中抽出，用於人工受精上。
 2. 替母親注射「疫苗」，從而除去不健全的精子。

從上述的一些可能性來看，可見有幾個方面都是值得討論的。

在一個重視人權的社會裏，遺傳工程學中的科技或研究如果牽涉到人的合成子或胚胎時，道德問題便會隨之而生。舉例，在研究替胚胎基因治療(Ge-



ne Therapy)的過程中，難免要用一些人的胚胎作為實驗的對象，縱使這些以胚胎作為實驗品的階段已到達發展工作的末段，把握十足，但始終對這些胚胎有一定的危險性，而且難以預計的。而再進一步發展至能夠為胚胎或合成子進行基因改造時，父母又是否有權替胚胎決定去接受改造呢？

另外一點要提出的就是違反自然的論點：試想人的誕生就是一件自然不過的事，每個基因由父母給予而負責了個人的每個特徵；無疑，遺傳工程的技術有可能改變基因的組合。那麼，特徵的改變是經人工造成的，控制在人手中的，跟自然定律背道而馳。另一可能性就是所謂優生學(Eugenics)的出現，即是利用人工方法去「改良」人類的基因或避免「不合格」個體的誕生。或許我們可以想像到將來的父母對子女特徵會有更大的選擇和操縱，要子女擁有強壯的身體、高度智慧、音樂才華等等，更嚴重的可能會出現另一個「希特勒」，一個瘋狂的統治者操縱着遺傳工程的技術去製造更「完美」的優秀民族。

以道德的觀點去看，對遺傳學有所懷疑的主要問題都在於科技上的濫用及它可能對傳統道德觀念的破壞。相反，遺傳工程可能對社會的貢獻亦不可忽視，如果能掌握適當的技術，便能改善人類的特質，及防止隱性基因的表現所造成的「遺傳病」。

為了更深入的了解，啟思便訪問了一位這方面的專家——V. Lam。以下便是一部份訪問的內容：

啟：遺傳工程學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甚麼？

林：在醫學上來說，最主要的目的之一是基因治療(Gene Therapy)，希望能將有問題的基因改良，而將一些正常的基因代入，藉此消除不良基因的影響，從而根除遺傳病。但我要強調一點的就是我們現今在這方面的認識仍是極之有限的，因此Gene Therapy在短期內不能對社會作出甚麼貢獻。遺傳工程另一功用是大量製造一些昂貴而又花時提煉的藥物，如胰島素(Insulin)、生長激素(Human Growth Hormone)等，這些藥物已被認可，並開始在市面出售。

啟：你對遺傳工程學是故意違反天然生態這講法有甚麼意見？

林：基因的改造並非真正的反自然，基因改造在體內是經常發生的，Restriction Enzyme的工作就是例子之一。我們只是利用這些自然的功能力去矯正一些出錯了的基因而已。

啟：當數十年後技術達到一定的程度時，是否會出現很多濫用技術的機會？一如原子物理研究所帶來核子彈佈滿地球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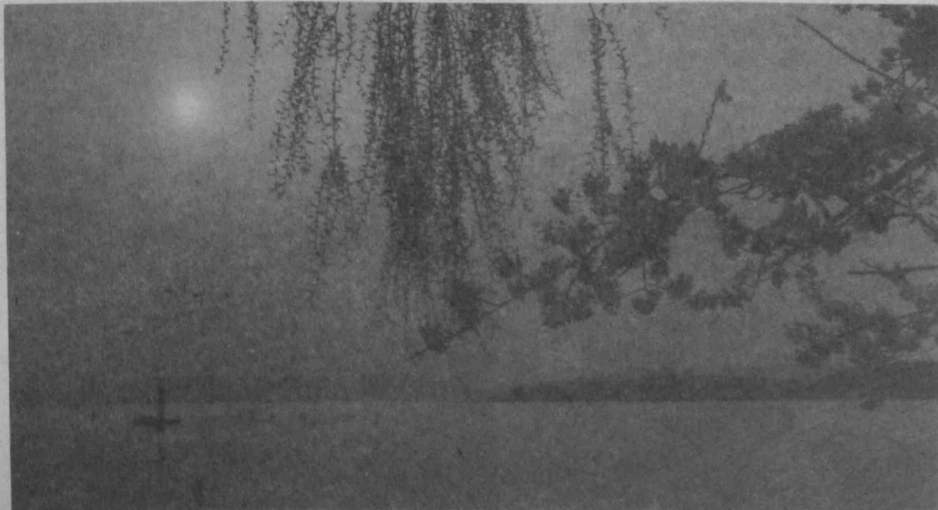
林：首先，雖然現在有核子彈的存在，但仍未有濫放核彈的情況發生。尖端的科技是普通人不易掌握的，而該類科學亦要向有關當局負責和接受各方的監管，所以濫用科技的情況很少。在84-85年左右，就有一位美國科學家特地去到以色列實驗(此項實驗在美國是違法的)。實驗包括將同本基因(B-Globin基因)注射入一些末期病人體內。但後來這事件被美國當局發現後，這科學家被開除在美國的職務和取消所有研究經費的撥款。這件事就表示出科技濫用的機會很少而處分亦非常嚴重。

至於將來的問題，我們都無法控制，只能夠寄望將來可以通過對大眾的教育、監管的措施和科學工作者的自律來制止有濫用的情形發生。

啟：現時有沒有存在一些研究範圍上被監管或限制的情形？

林：在七十年代中期時已有。當時大眾及科學家都對此非常憂慮，因為能夠改變人類基因構造這想法令很多人無所適從，而且科學家對這門科學的發展速度和對人類的意義都無法估計。因此美國就在七六年一下子通過了一連串的嚴厲監管和控制措施。但在短短三年後，這些法例的嚴厲性已被修改，因科學家也漸漸認識到自己的知識和技術都非常有限，恐慌是無根據的。所以目前香港都沒有甚麼法定的指引和監管政策，主要都是靠我們自律而已。

從以上的討論及對話中來看，無疑遺傳工程為很多人帶來一些可預見的、即時的好處給我們。但雖然這些技術的掌握仍是在很初步的階段，亦未可見有甚麼實際的嚴重道德問題，我們也千萬不可忽視它牽連到道德上的各方面。



科技日新月異，已非我們道德觀念所能趕得上的。試管裏的生命令千萬萬的人類爭論不休。到底甚麼是人工生命呢？「它」又引起些甚麼道德問題呢？

人工生命即試管嬰兒。總括來說共有四種：(一)妻子輸卵管閉塞；由父親提供精子，母親提供卵子。經人工結合後，受精卵被放回母親體內；(二)妻子不能懷孕；由父親提供精子，母親提供卵子。經人工結合後，受精卵被放進代母子宮內；(三)丈夫不育；捐精者供給精子，母親提供卵子。經人工結合後，受精卵被放回母親體內；(四)妻子不育；丈夫提供精子與代母的卵子經人工結合後放進代母子宮內。

授精過程簡述如下：首先用藥物刺激婦人，使其排出多個卵子。接着用針筒抽出卵子，並授之以精子。才放進培養基裏。待受精卵分裂至「八細胞」階段便放進婦人子宮內繼續培養。當然，母親的生理循環要配合方可。

可是，這條生命是否就此被創造出來呢？我們有沒有權利去創造和主宰人的生命呢。我們是否把「多餘」的生命帶到人間呢？換句話說，我們是否違背「天意」呢？

另一方面，在人工授精的過程裏我們摒棄了失敗的受精卵。這樣做是否意味着「草菅」受精卵會普遍化？受精卵和人之間可否劃上等號？眾說紛云。

若果受精卵被視為人，問題便更加複雜。因為我們毀滅了受精卵即侵犯了「它」的人權。

人工生命

華程曦

有人說子女是父母的附屬品，父母有權決定他們的存亡。但是人是否一件財物呢？

最近在彼邦發生了一宗代母(只是借子宮)毀約的訴訟，結果引起了很多法律和道德問題。這是基於代母與試管嬰兒在生理上關係密切，並產生了感情(心理上的聯繫)而不忍捨棄嬰兒，交還給它的「親生」父母。因此，合約的約束力受到懷疑。

順帶一提，代母和不育夫婦的需求會否被利用來發展成爲商業呢？

結論是：這些問題沒有一定的答案。答案有待大家去分析、討論。

× × × ×

說到捐精一事，又有一些問題存在。一些捐精者生前留下的精液，是否可以在他死後用來授精呢？若果這樣做，便是死人都有仔生了。還有，一個男子可否要求在進行結紮輸精管手術前留下少許精液作後用呢？捐精是否因此被個別人仕利用爲方便自己之道呢？

至於捐精這件事應否保密呢？眾說紛云。若果不保密，相信自願捐精者的

數目會大大減少了。而且接受捐精的那對夫婦亦會頗尷尬，尤其是那位不育丈夫，因爲他會害怕被視爲「無能者」。另一方面，捐精者亦會憂慮將來試管嬰兒長大後向他追討「遺產」。

可是，若果隱瞞這件事，嬰兒出世紙上應填上誰人的名字在父親那欄內呢？怎樣才不抵觸法律？當病人被診斷而涉及遺傳病時又不知自己的「真正」身份時，醫生會否因此而斷錯症呢？又或者當投保人壽保險時，「錯誤地」提供個人資料會否被追究呢？更嚴重的是：到了試管嬰兒普及化而身份仍然被保密時，我們會否被「身份」問題而困擾，因而人心惶惶呢？

爲了使大家對這些問題的迫切性更深刻地了解，我們特地訪問了家計會的助理總監關醫生，探討一下捐精在香港的情況：

自八一年到現在，有五百八十七人曾經捐精，而每年的人數則逐步下降。家計會只接受十八至四十五歲男仕捐精，十八至二十五歲的佔61%，至於十八歲以下，家計會恐怕他們不清楚捐精的意義，所以不接受。捐精者事前必須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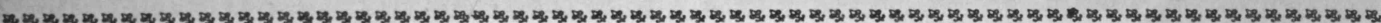
上一份保密的表格，然後經過驗身和驗血，如果結果正常的話(譬如沒有梅毒)，則可接受捐精。捐出來的精子會冷凍儲藏在「精子銀行」，給予一些不育的夫婦。

家計會曾發出問卷，給曾經捐精的男性，結果顯示大部份捐精者主要動機是想幫人，其次是藉此驗身，很少是爲了那一百元的報酬。

由於捐精者和受精者都不知對方是誰，而家計會又不可能調查對方是否認識，因此捐精引起的爭論是有可能捐精者和受精者是有親屬關係；所以在進行人工受孕之前，醫務人員會解釋清楚所有情況的，例如人工受孕所生的孩子的地位和出世紙的問題，可能有同父異母的婚姻關係問題等等，待受精婦人經過考慮後才決定是否接受人工受孕。

現時，家計會限制每一個捐精者只可以使三個婦女受孕，因爲經過計算後，當嬰兒長大後碰到，戀愛以至結婚的機會爲百萬分之一，機會相當低。

家計會亦曾經提議過，是否准許一個男性將他的精子冷凍藏在「精子銀行」裏，以備那人在絕育後再想要孩子時用。但家計會則認爲他們應知道此乃永久避孕法，在絕育前必須想透，以免日後後悔。況且，這項建議在執行上也遇到很大困難，譬如精子應儲藏多少年，捐精者死後怎樣處理這些精子，由誰負責等都是要考慮的問題。



隨着時代的轉變，社會中的道德倫理問題隨之而生，隨之而變化，可是直到現今這個世代，還沒有人敢下定論說：「這就是正確的道德觀，各人都要依這爲基本。」，正因道德倫理這等複雜的問題是因各人的思想模式，環境不同而各異，因此到現在爲止，我們還不能掌握到正確而基本的觀念。

況且，在不同的職業中，它們也擁有不同的道德觀，所以總括來說，道德問題在每一時代，每一地方也都會發生的。對我們這羣醫學生來說，關於醫學道德的問題我們是時常都能遇到，那麼我們究竟怎樣才能正確地面對這些難題呢？

根據國際醫學道德準則(International code of medical ethics)，在普通情況之下，一個醫生應該要擁有最高的專業精神，以病人的利益爲大前題，這是無可疑義的，因爲一個醫生的職責是去拯救生命，減低病人的痛苦，而不是只爲個人利益去當醫生。至於對待病人，醫生應該對病人完全忠心，並運用他最大的能力和資源去醫治病人，並對病人的資料一切保密。其次就是關於生命問題，根據國際規定，當受精後，醫生應盡他一切努力去保全人的生命，至於做終止懷孕手術時，也要理性地分析問題並不要和法律有所抵觸。

雖然怎樣去處理和對待病人時所持的態度也紀錄在這準則中，可是當我們遇到一些比較困難的問題時，如人工受孕，強制醫療，我們便發覺在某些準則上可能有矛盾的情況出現，甚至找不着答案，到那時，我們究竟怎樣做才符合

醫德呢？這樣就需要大家的討論及細心思考，或者可從中找到答案。

例如在人工受孕中，我們是取幾顆卵子，經受精後及選擇後放回母親的子宮內成長。人工受孕的原意是使不育的夫妻能夠生育，可是如果我們從它的程序來看，因爲我們是選擇較好的受精卵子使用，其他便棄之不顧，故此有人應爲這是殘殺其他生命了。而且從宗教方面來看(尤其是天主教)，他們是着重自然，所以人工受孕便違反了天然。

至於其他方面如強制醫療，究竟我們是否要盡力去運用資源和能力去強迫病患者去接受醫療，爲了要貫徹我們的「準則」呢？我們在進行醫療時，究竟我們又有沒有考慮到病人本身的心理，社會影響呢？「準則」又說到要以病人的最大利益爲首要原則，那麼當病人受到終期疾病的痛苦，我們又是不是要爲這理由而看着一個垂死的病人慢慢受到痛苦的煎熬而了結殘生呢？雖然現今的醫學日新月異，但對於能夠根治病人的藥物還沒造到，那麼我們怎樣做才是病人的最大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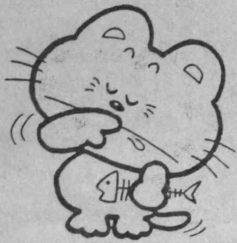
說到這裏，有人可能不禁會問：「那麼答案究竟在那裏？」筆者也只能無可奈何說：「不知道。」雖然現今有很多人仕，如宗教界，法律界，醫學界等發表意見，對於每個個案來說都懷有不同的意見，這樣說來誰是誰非，大家也難下定論，可能這些問題是沒有答案，又或者大家都對也不是，所以答案在那裏也是一個謎，需要大家繼續去探索和討論。

答案在那裏?!

無奈



校園



過去、現在、將來，似乎是每一個人必經的路，但是這條人生路你又認識多少？作為一個醫學生，你所扮演的角色又是怎樣的呢？

醫生將會成為我們日後的終生職業。相信或多或少，每個醫學生都會存有一絲的理想和憧憬。但現實始終都是現實，理想始終都是理想，而憧憬卻只是一堆虛無漂渺的浮思。

究竟現實，理想和憧憬何時才得到妥協呢？



(一)

祭

十月，剛從伊利沙伯醫院轉到瑪麗做實習醫生。有時上班途中總見到一羣羣師弟師妹步下沙宜道上課。不禁又想起自己以前所走的路。

* * * *

當年考入了醫學院令我感到無限快慰。與我在試場上共同作戰的華也考進來了，我對他說：「以往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今天，而今天終於來臨了。希望五年後，一個有料，有愛心，又關心病人的好醫生可以由這醫學院畢業，投入社會為病人服務。」在迎新營內，與同組的同學深夜談天，我道出了自己的理想：「我要做個『又讀得，又玩得』的醫學生。」因為，「勤書」可以令我「有料」，「搞嘢」可幫我接觸不同類型的人，從而學習如何與人相處及溝通。

一年級眨眼間又過去了。當初誓言要「又玩得，又讀得」，自己自問只是

題外話

你我他

成功了一半：「玩得，但唔讀得。」參與了健委及啟思的工作，認識了很多不同類型的人，更結交了不少朋友，大家並肩工作，曾一起為工作帶來的挫折而沮喪，亦曾一起為工作的成果而高興。可惜，另一方面，自己沒有太多讀書時間，亦發覺自己沒有潛質在書本方面發展，開始對要做個「有料」的醫生這理想是否能夠達到而感到懷疑。不過，我想，自己至少還可以做個關心病人，有愛心的好醫生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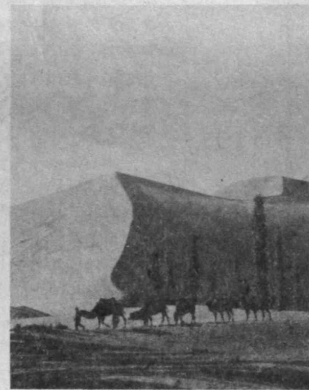
暑假時參與了健康的工作，令我對自己的理想及能力多了一層新的看法。由於不是做學術秘書，所以展覽的內容都只是「知少少，扮代表」。站出去當講解員，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身為一個一年班的醫學生，面前的市民卻當我作醫生扮，常愛舉出一些病例來問，更令我感到自己無知。由此確認到：單有愛心，也是不足以幫助病人，必需加上知識才行。

二年級開始，發覺去年的讀書方法並不實用，以為看Journal和reference有用，但實在時間不足。今年決定只讀課本及hand-out。可是，預期中的空閒時間並不出現。也許因為多了Patho, Micbio 等科目吧！整年仍是給書本壓得透不過氣來。

一夜，在拉記衝書至十時多，回Mini 時碰見中學時同校的一位四年級師兄。自從健康後，也很少在沙宜道見到他。我們往水街宵夜，邊行邊交換近況。原來他已開始了Specialty Clerkship。談到大家為什麼要選擇醫科，我告訴他我的理想，並不好意思地說：「可惜自己學術方面仍未夠水準達成自己的希望。」以為他只會安慰我，叫我得過且過，不要把目標定得太高云云。誰知，他竟然告訴我他的理想也和我一樣，而且他還想在基層健康 (Primary Health Care) 方面發展，希望能夠幫助到更多市民。我記起了他在健康中對市民那有問必答的態度。

機不可失，既遇志同道合的師兄，當然要向他請教一下，也順便想知道多些臨床課程的大概。他給了我許多有用的意見。其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很強調跟病人的接觸。他叫我不要死讀書，死讀書就算過了MB也是幫不到病人，做不到一個好醫生的。他說他最愛跟病人談話，了解他們的病況，此外更要去了解他們的感受。

他說了一個病人的故事：「有一個患了紅斑性狼瘡的廿二歲女孩子，病情已惡化至影響到腎臟，死亡距離她並不遙遠。但她仍然能接受現實，勇敢地面對自己的病。在她對面床的一位女士，也是患了同一病症，還已經懷了孕。原來她想在自己離開世界之前，為丈夫生一個孩子。這位女士是一個樂觀的人，



而且病況也不很惡劣。她有這病已十多年，不單自己接受了這病，也能夠影響其他病人面對疾病的態度。像剛才所說的少女，也是受到她影響，才能積極地去面對自己的疾病。」

聽完這故事，我深深地感受到醫病不單只包括處理一堆病狀和病徵，也要照顧到病人自己的感受和對病的態度。

* * * *

不經不覺，已到了三年級，要上ward了。雖然也曾聽過不少師兄師姊提及上Ward的情況。但想像和真正的接觸病人，畢竟是兩碼子的事。

眼看病人飽受病魔折磨，受盡苦楚。有時一組人圍着一張病床聽醫生講書，鄰床的病人因痛楚而大叫大嚷，在上課中的我硬要扮作充耳不聞，努力令自己專心聽書。更開始接觸到死亡：有一次看過一個病人，在兩三星期後竟又重遇，可是這次是在「屍體剖驗」(Autopsy)時見到。

越接觸得多病人，越感到自己肩膊上的擔子很重，同時亦明白自己的力量是十分渺小。我了解到充實自己非但是對自己的一種期望，也是對病人所要負的一種責任。

由於要勤書，上ward，以往的好友、戰友也漸漸疏遠了。有時候，在某些場合重會以前的好友，發覺由於處身於不同的圈子當中，雙方都改變了很多，因此見面時，除了循例的寒喧幾句外，都沒有太多的話題，這或者是因為自己平日花了太多時間在醫學的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發展，又或者是因為別人只跟我談論醫療方面的問題。總而言之，我老是覺得自己對那些「好朋友」來說只是個言語無味的人。要於班中認識新朋友也非易事，因為大家已不肯再花時間去閒談和互相了解了。就算是像華這個於A-Level 時的親蜜戰友，也因為大家都忙，很少機會像以前一般促膝長談了。

上Ward前，我以為一個醫學生雖然不能為病人盡什麼力，但也算得上是

鳴謝：

黃國輝醫生
鄭煥明醫生
陳惠明 李景中
張炳明

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醫學界的一批新血，應該受到悉心的指導，從病例中學習。但當自己真正上醫院後，才發覺自己不太受到尊重。有時候因為不熟書而給那些身為specialist 的醫生「勤爆」，繼而被罵個狗血淋頭。另外，還要受那些護士們的嘲弄。難道醫學生真是「the Lowest Animal in the ward」？

現在只有期望在畢業後有所作為……直至升到senior M.O.。

× × × ×

畢業了，脫離了醫學生的身份，以為情況會好些，但發覺實際情形並不愜意。病人太多是其中一個流弊。實習醫生一個上午要照顧十多個病人，根本沒有時間和病人溝通，而且因工作量大，又經常on call，引致睡眠不足，疲倦不堪，所以很難要求自己能集中精神來聆聽病人的傾訴。有時病人見到我來到床前，就說：「又來抽血嗎？」難道實習醫生給病人的印象就是只會抽血，填表格等刻板工作的木頭人嗎？對於那些被病人投訴態度不佳的實習醫生，他們的或或許會十分鄙視，但現在我對他們鄙視的程度已不及前，儘管我並不願意向他們學習，不過，考慮到現行的醫療制度下實習醫生所處的不合理地位，他們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我希望強調醫生雖然也只是一個人，有自己的人格及感覺，但我並不贊成把我們的這一方面表現於病人面前。做醫生的目的是治癒病人和減輕他們的痛苦，我實在不希望自己不安的情緒對他們會有所影響。

除此之外，醫院中的人際關係其實十分複雜和微妙，其中的勾心鬥角，互揭私隱，真不足為外人道，冷眼旁觀與看戲實在沒有兩樣。為了爭取升職和進修機會，向「大佬」（即比自己高級的醫生）「擦鞋」討好，背後裡暗指其他同事的不是，凡此種種於商業社會矚目可見的事，在醫院裡大有其在。在如此混亂的內鬥環境之中，又如何能令人集中精神於病人身上呢？

雖然醫院的環境給予我們很多的限制，令人失望的東西也有很多，但當自己診斷到一個很複雜的病症時，那份滿足感是難以形容的，更證明了自己在以往醫學生生涯內所學的並沒有白費。儘管有一些實習醫生會慨嘆自己並不能幫助到病人，但我相信這只是一個過渡性時期，將來做了醫生或高級醫生之後，我所能做的將會更多。至於現在，我只有盡量忍耐。

明天會更好。





暉

與朋友參觀醫學院百週年開放日。

要不是這開放日，我相信我不會再來走一趟了，重臨生理系實驗室，心中悠然湧起一份親切感。記得十年前，我和這一羣師弟師妹一樣，在這裏做同樣的量血壓示範，當時我剛剛是一年級的新鮮人。

就如同其他新鮮人一樣，自己要經過艱辛的大學入學試。在預科的兩年光景裏，我自問沒有好好地讀過書，根本沒有多大把握入大學。幸得上天保佑，出來的成績是出乎意料的好，果真令我喜出望外，班中成績優異的同學都選擇了醫科，我也不例外，經過面試，自己終於被取錄了。

× × × ×

接著是多姿多采的迎新活動，在歷時數天的迎新營裏，雖然給灌輸了許多許多醫學生應有的理想，但自己卻得不到半點啟發。

「你為何會選擇 medic？」這是每一個新鮮人都要回答的問題。當身邊同學滔滔不絕地訴說理想的時候，自己的腦袋只有一片空白。好比做一條難上十倍的考試題目。說句老實話，橫豎都要選一科，既然自己成績不俗，又受到跟風和好勝心的驅使，何必不去闖一闖這最難入的醫學院呢？興趣？前途？醫生的工作性質？我不曾考慮過。至於什麼濟世為懷，救急扶危等崇高理想就更談不上了。

開課之後，新環境、新事物的種種衝擊逐漸被講義、筆記和書本所取代。在週遭同學不斷努力的情況下，我身不由己地也成為「拉記」的常客之一，只怪自己不夠聰明罷了。我曾參加健委之工作——其實不可以用「參與」一詞去形容，因為次數並不多。滿以為藉著做健委所帶來的滿足感和使命感可以平衡一下厭倦的讀書生涯。可惜由於自己欠缺積極態度，不但沒有滿足感和使命感，反而帶來負擔。

× × × ×

第二年可以說是一無所得的一年，健委的工作已沒有繼續，天天不是上課下課，就是走堂坐在「拉記」發呆。身為一個醫學生，這一切一切對自己有何價值？抱有遠大志向的理想家，好學不

倦的學生，都找到自己而進一步充實自己，而我却胡胡混混地渡日子。要將來做好醫生嗎？我不寄予厚望，要考「丁」光宗耀祖嗎？發白日夢還可以勉強給自己滿意的解釋，就只有求過升班罷了。在情緒陷入最低潮的時候，一段感情就剛巧給自己填補了空虛，但又轉眼即逝。在重重的打轉下，終於逃不脫要考 Supple 的命運了。偶然聽到大仙談論他們上病房的經驗和感受，在他們口中的臨床課程不再是紙上談兵，而真的可以將知識用於病人身上去。可能兩年的臨床前期課程對自己實在太失望了，聽他們興奮地談及診斷不同病例經過，不期然對上病房產生一種莫名的憧憬，心想如果可以親身領略那就好了。這種憧憬成為自己的精神支柱，因為得到支持，這次 Supple 總算有驚無險。

× × × ×

上了病房，才領略到憧憬與現實又是兩回事了，我不否認初穿起白袍，踏入瑪麗醫院，見到活生生的病人的時候，責任感強了很多，但這份自生以來最強的責任感又能維持多久？

現在讀書比以前讀臨床前期課程更多。有時兩三時才睡，已不足提了。上病房仍離不開上課的範疇，要對病人怎樣怎樣，倒不如讓自己「過」了先好，有言不是讀好書就能當一個好醫生。但做好醫生就不能不讀好書。我連讀好書這基本條件也做不到。還說別的什麼？犯了錯誤豈不是更對不起病人？

當時，越來越多同學開始對上病房作出了許多埋怨。醫學生在醫院裏是最不受尊重的一羣。給醫生責罵已是十常八九的事，就連護士也給我們冷嘲熱諷一番：不是說做事太慢，就是太心軟，我們的自尊嚴重地受損。有些病人知道我們是醫學生身份，便不肯和我們合作。病床數目不足，病人缺乏照料等，都已經見慣了。有些同學會將自己不滿反映給「大佬」知，甚至有同學希望自己可以扭轉劣勢。但，你認為單憑一個人（而且是醫學生）的力量可以改變這醫療界固有的弊病嗎？簡直是天方夜談吧。

上了病房，更開始接觸到死亡，我對死亡的看法，其實和大部份在醫療界服務的人都差不多。起初看見一個好好地人，逐漸被病魔吞噬，終於逃不過死神的過程，心裏總有不忍。曾經有一個二三十歲患肝癌的女病人，她剛剛入院時，還和我有講有笑，她很樂觀，對自己的病仍抱著無限希望。三個月後，她對我打招呼，我真愕然了，我簡直不相信我面前的是她：滿面憔悴、雙目深陷，瘦得不似人形，頭髮也脫落了大半，根本是第二個人——不！她仍很樂觀，但卻又怎樣？到頭來還是死路一條，這件事使自己難受了幾天。

除了這件事，我以後對死就只有麻木兩個字，醫務人員的工作就是如此。原以為醫生的貢獻很大，病人的性命都操縱在手上，但上了病房才知道要死的病人始終要死，醫生根本無能為力。

就算是身邊的同學對死也看得愈來愈淡。和病人做心外壓的時候，已不再像以前做上半個小時。

第五年開始分 Specialties 以前臨床前期還有講有笑的同學，到了臨床期都因為人際關係變得複雜化，漸漸築起了一堵圍牆。

從 Specialties 分組，就足以暴露人性現實的一面。



× × × ×

考試、上 ward、鋤書、考試……一切一切都週而復始，在醫學院的四年多時間，我始終保持得過且過的態度。I just treat it as a job. 我總希望我一朝會有改變，但無奈沒有什麼激勵的事作為自己改變的原動力，病人和家人對自己的感激是有的，但束手無策的事例更多，唉！轉眼又畢業，當時的我不知如何作打算。

× × × ×

做了 Houseman，自己對病人的責任就更大。滿足感是有的，起碼自己是名正言順的醫生 Houseman 是最吃不消的一年，on call 十多小時，不眠不休的感受，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嘗試。平時聽到政府醫生態度惡劣，到我做了 Houseman 才了解這是迫不得已的。試想做兩晚通宵，筋疲力盡的時候，情緒又怎會好？怎能用心照料病人？身為醫者，當然最好與病人建立良好關係，但只要想像如何在一個早上抽完二十多個病人的血的時候，你會立刻體會到與病人打好關係是件不容易辦到的事，當你連續工作數十小時後，你有興趣關心病人還是休息？這確是個很現實的問題。

× × × ×

實習醫生只是個過渡期，做了 M.O 開始正式的事業，薪酬高一些，但自己太忙，賺到錢亦無時間去用。我實在沒有什麼好想了。對醫院工作只有妥協、適應和盡量保護自己，前途方面，身邊的同事都為了升高任而不斷充實自己。在不能停滯的情況下，我被迫要向上爬，不久將來我又要考 MRCP。但這樣做無非都是為了自己，這稱得上是上進心、是理想嗎？



記得在Medic Nite聽過so c. sec.的致辭，除了覺得她的手勢、動作頗多又有趣之外，對於她所講的話，引起我的共鳴。（至於她所講的因不是甚麼金石良言，故不打算摘錄在下，留傳千古）。

雖然本人並不參與太多活動，但也喜歡做個旁觀者，「睇人玩」。例如今次醫學生節，有空時也有去看看比賽，心想每年都有一次這樣的活動，藉此令大家鬆弛下神經；但不知是大家向來讀得認真，玩得更認真，或是每年籌委佈署得太好，令大家玩得太投入，所以年年不論班別，都出現一兩次「小孩子玩遊戲嚷着唔公平因為佢蝦我」事件，火爆起來做一兩套「一哭二鬧三上吊」，可真是做到每班團結一致打破班與班之隔膜。（按：上吊者非參賽同學，籌委頭頭也。）

醫學生節

'87

其實為甚麼這麼斤斤計較呢？有時間不如去「拉記」讀吓書。與其浪費在談判和爭取加分數，不如留番份心思和口水去和tutor談談，希望他可幫你加多一兩分，積小成多，水點匯成大海，日子有功，儲多點分數，M.B.也易過些。我想大家把在比賽中的那股熱情和內勁用在讀書上，將來肯定前途無限，在這社會發熱發光。

說完一大通廢話後，請容許我不自量力，提出一見識。Medic Festival已搞了多年，每年形式，甚致比賽及遊戲也沒有多大分別。其實比賽太多，不見得可以把班與班之距離拉近，相反地，大家因為希望可以得到冠軍、求勝之心遠比與師兄師弟師姊妹加深認識為強。希望明年搞此活動的有關人仕，加多點fussy；多飲啤酒、飲汽水、鋤大D、切磅中華英雄、金庸小說等做到醫學生節使大家鬆弛及高班低班拉近距離的宗旨。

Pierre Rolando

Medic Nite

龜仔

後台：

「亞伯，有冇mic stand呀？」
「有呀。」
「亞伯，有冇譜架呀？」
「有。」
「亞伯，有冇……」
「有呀！」
「……………」

× × ×

「喂！唔該你去搵×××啦！到佢上台啦！」
「我呀！」
「仲係呀！鬼叫你着波鞋呀！物盡其用喇！」
「順便搵埋YY，輪到佢喇。」
「又係我呀！……………」

× × ×

台下：

「喂！做乜台上成日冇人發出嘍嘍？」
「九二個cheer嘢乜嘢呀？」
「唔知呀！不過好似係三重唱喇！」

錄

MEDIC —

我愛你



浮雲

「十二聲medic cheer：MED-DIC medic medic 係醒D……。」正標誌着 Medic Nite 及 Medic Festival 的結束。

自上一屆 Medic Nite 後，漸漸變得鬆懈的 Medic 溫暖和歸屬感再一次重現在陸佑堂中。平日在陸佑堂的戰兢心情，今晚卻煙消雲散，換上了另一種特別的感覺。

開始時，一連串的比賽項目，彷彿給人一種嚴肅的感覺：

「一齊九卷搏盡！」
「3 cheers for you! Hip Hip... Hurray!……」
「九一九一，文武皆得，發揚醫學好本質。」

等等的 cheers 一個接一個，真不知原來平日上 lecture 各自為政，你有你抄筆記，我有我聽書的氣氛，居然可以在陸佑堂作一個一百八十度轉變。回班一家親的思想完全表露無遺。

隨着精彩的比賽項目過去，便是九一班「六尺長」和八九班「草雞穿」的表演。相信在场的觀眾亦不會輕易忘記他們。叫破喉嚨的喝采聲，歡呼聲充塞着整個陸佑堂。雖然他們已在前幾晚的 Group Singing 表演過，但今晚他們的演出，仍然令人如癡如醉。一輪的熱鬧後，終於等到嘉賓表演。Dr. Guldner 的一曲結他獨奏，把這一羣剛才正瘋狂吶喊的醫學生帶到另一個世界。柔和的樂韻，正好給左一段短促的時間去思考，反省——返學、讀書、返學，似乎就是每一個醫學生的生活模式，好容易才找到小小的衝擊，在這刻，Medic，你實在太可愛了。

比賽最終都要有結果，九卷獲得全場總冠軍。姑勿論賽果如何，眼看著應別在台上台下團結的表現，又是叫人不自覺地說我是讀Medic的嘍？

Medic Festival 其中的一個目的，就是想醫學生在繁瑣的功課中，能抽身鬆弛一番，但相信其於重要的意義並不在此，而是在藉着這個機會，給兄弟的醫學生能聚首一堂，品嚐Medic的溫馨和分享Medic的偉大精神。

最後一曲 Medic song，替這期星期的 Medic Festival 作一個總結。但願Medic天天都像 Medic Nite 一樣，不停地發出她的光和熱。
Medic——我愛你！

齊跑運動會



任天堂

一年一度醫學院盛事之一的Athletic Meets 又告光榮地結束。全場最佳男女運動員已塵埃落定，分別是九一班的楊永健和九一班的吳凱華同學。

縱使準決賽及總決賽只隔一天，支持的同學仍是大力支持，不支持的同學繼續理得你死，而走中庸路線的同學則丟Sandy Bay 冷眼旁觀，「睇你攞成點！」

× × × ×

比賽那日，氣氛熱鬧無比。工作人員忙着他們那沒分界限的工作：計時、遞分紙；改錯，追問有關人員工作程序、傾偈、講笑、埋怨大會，諸如此類。而健兒們也在忙亂的喧叫聲及缺乏系統的程序中周旋去報到，在綠茵場上飛馳着……

至於跑道就更熱鬧了，一干不明來歷的人陪着健兒們比賽，老嫩男女，中外人士齊齊地。Sports sec. 們都可謂用盡苦力了，竟去請這些人等來助長我們醫學院的威勢，在緊張的比賽氣氛中增添了一絲啼笑皆非。令到健兒們知道「比賽非第一，好玩才緊要」。

本人不知健兒們怎樣想，我只覺得這是一場just want to make fun 的運動會。至於對運動員的基本尊重則……唔，這個……

在此，我只可向參賽的運動員說一聲「下次再見。」

最後，希望下一年度的運動會千萬不要如此這般的熱鬧了。謹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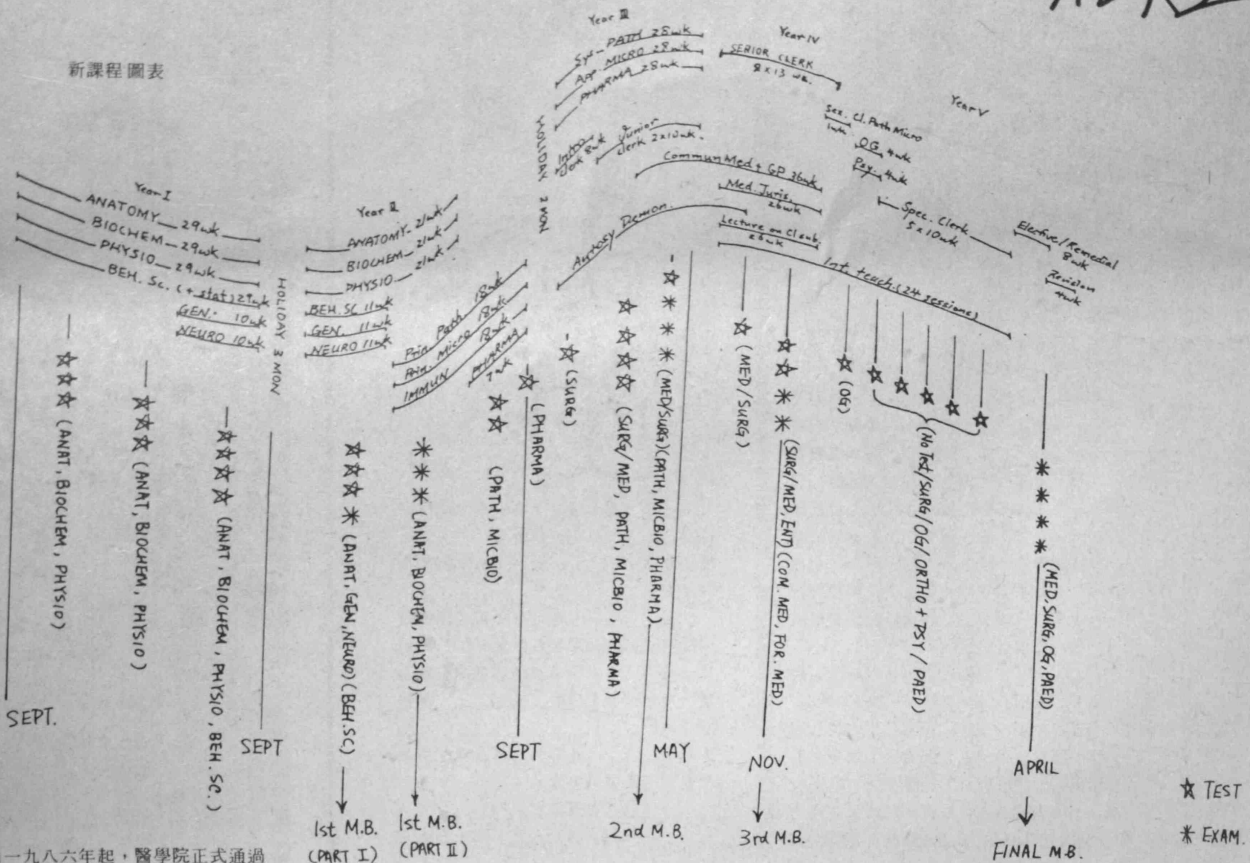
來稿的體育秘書
啟思記者

新課程？

新里程？

任天堂

新課程圖表



由一九八六年起，醫學院正式通過實行一個新的課程。

據馬教授表示，醫學院內自五十年代起便有一個 Syllabus Committee 去負責有關課程的制定及其檢討改革。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包括了 pre-clinical 及 clinical 所有 department 的 department heads, faculty secretary 以及學生代表。馬教授就是臨床學系之委員會主席。

委員會每年都有經常性會議去檢討現行的課程及提出新的意見。而委員或其代表都必須出席這些會議。

事實上，醫學院的課程已大事轉變了二次。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醫學院的人數很少，每班大約只有三十多人。那時有一年預科，然後才到醫科第一年。當時要到醫科二年級才有第一次 M.B. 試。而那時已有人提出一次過考二年的書很辛苦，再加上到了七十年代，醫學院人數不斷增加，以致課程編排方面有更改的需要。有見及此，當時的 Syllabus Committee 主席達安輝教授便提出改革。是次為醫學院課程的第一次轉變。

M.B. 試由二年級才考轉而為兩個試。第一年就要考第一次試。於是有人提出第一年入大學是需要時間去適應環境及享受一下自由自在、燦爛多姿的大學生活，如果要即刻考 M.B. 試的話，恐怕對醫學生有點不公平。兼且馬教授認為要是記兩年的書都有困難的話，將來怎樣應付醫生的工作？還有，有些科目例如精神科，因環境需要而教學時間要增加；以及有些科目例如普通科 (General Practice) 等，亦被英國醫科委

員會 (General Medical Council) 認為應加在課程內。

於是過了六年後，委員會進行了一個全面性的檢討會議，決定將課程再轉變一次，成為現在執行新課程。

儘管很多同學認為現在的課程很辛苦，二年級時考試壓力太大，令到大家喘不過氣，但馬教授則表示現時的課程實在比以前的好。同時在 Preclinical 時兩年才考一次 M.B.，大家就可揀一些重點的題目讀，而不需要注重太多細節。皆因考試時間是固定，題目數量亦同時而定，所以不能問細節的問題。出題的老師會預算學生簡單地去回答一條範圍廣的題目；相反亦會預算學生深入地回答一條範圍窄的題目。所以大家應該隨機應變，見招拆招。

至於留班這個問題，馬教授認為考試不合格不等於那學生沒有能力升班。反之，很多時不合格都是因為懶惰或是受到私人問題及情緒上的困擾。但對於那些確實很勤力但都不合格的同學，馬教授則勸告他們應仔細考慮轉系的可能性。因為一個人的能力是不可以勉強的，如果發覺本身的思路及理解能力不足應應付醫學系的功課，則要及早走其他路，以免浪費時間。可能在其他職業會有更好的發展也不足為奇；更可避免因長期心理負擔過重而損害了身體及精神之健康。

在此，筆者謹勸勉各位同學努力加油，把握時間，互相鞭策，大家 M.B. 都動過。

(鳴謝馬鐘可教授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Glaxo
A World Leader in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TRANDATE
GRISOVIN
BECONASE
EUMOVATE
PIRITON
BETNOVATE
DERMOVATE
VENTOLIN
ZANTAC
FORTUM
BECLOFORTE
BECOTIDE
CEPOREX
ZINACEF

Glaxo Hong Kong Ltd
18th Floor West, Warwick House, Taikoo Trading Estate, Quarry Bay, Hong Kong
Telephone: (5)650524 Telex: 66341

由學生會七十五周年說起

文廣

七十六年前，香港大學在香港正式成立，而香港大學學生會亦在一年後由一羣熱心的學生及講師組成。於是在七十五年後的今天，學生會決定籌辦一個耗資二十多萬，為期三個多星期的盛大慶祝活動，為她的七十五歲大壽慶祝。隨着十月十六日的開幕典禮，慶祝的活動亦一一展開。學生會所籌辦的活動非常多，其中包括學生會歷史的圖片展覽，幻燈放映；亞太區學生會議；愛心嘉年華會和露天舞會等等……

有多少是你們所聽聞過的呢？未聽過，甚至連學生會慶祝七十五週年也不知曉的亦不足為奇。七十五週年的海報雖然曾經出現，但卻只是曇花一現，所以若果你欣賞過的話，你可算是醫學院裏較為幸運的一羣了。

鑑於醫學院的同學對學生會是次的活動只知一二，徵思訪問了學生會主席麥東榮同學。

依照麥同學表示，這問題跟整個七十五週年紀念計劃籌委會的結構有關。

這次活動由一個中央委員會負責，而委員會旗下有不少個別籌委會負責各種不同大小的活動，如愛心嘉年華及亞太區學生會議等。而各個活動的宣傳責任，主要是由那些個別的籌委會負責，為了達到權力下放的目的，中央委員會只處於監察的地位，不時提醒那些負責宣傳的人。此外，中央亦有一宣傳小組專責統籌整體的推廣工作，如設計及分發海報等。（醫學院亦應有收到各款海報）而那些個別籌委會的成員，可能鑑於工作及學業繁重，也可能是一時忘記的關係，忽略了有關在醫學院的宣傳。麥同學又表示，本來只要醫學院提出，學生會便可立即要求有關人士注意及補救，但既然醫學生不知道，沒有人提出要求，於是學生會亦不知道有這樣的問題存在。

另外，問題亦因為人手不足而產生，橫額的製造需要大量人力物力，不可以大量製造，於是宣傳都落在海報身上。可是大部份海報都張貼在Main Campus內，在醫學院張貼的並不多，所以醫學院內並沒有一絲氣氛。

話雖如此，各個有關七十五週年紀念活動的單位會醫學會亦有派員列席，所以醫學會方面亦可能跟學生會一樣忽略了。

至於日後改善方法，麥同學認為最重要的是雙方面的着意。他指出在年初時，雙方通訊並沒有問題，一切有關文件都會放在信箱內，而醫學會外務副主席亦有主動上Main Campus取用。但到了暑假期間，中央因能力所限，不能完全顧及各個單位，而各單位的回應又不足夠，於是問題便隨之而起。

究竟日後醫學院和學生會的關係會否有所改善，便要各同學拭目以待了。（鳴謝：麥東榮提供資料及接受訪問）



「拉記」一遊

Stella

無可置疑，利希慎圖書館已成為醫學生生活的一部份。每節課後，你的下一個目的地總離不開拉記。這也難怪，舒適的冷氣，寬敞的書桌，偶然走過的美女……那裏還有比這更理想的「潛水池」呢？

Test迫近，不得不努力一番，下課後，即趕赴「拉記」，匆匆在外面的「起卸處」放下書包，踏足這個熟悉的環境，甫進去即碰見好幾張熟悉的面孔，又忙不了點頭招呼，腦中盤算着應該借什麼書籍，遠遠卻望見Reserve Counter前一羣本班的好戰份子，心中已暗叫不妙！一個箭步隨即突圍而入，卻驚覺自己情有獨鍾的那本「正」書已告借罄！這一下彷彿如晴天霹靂，把原先的

如意算盤全部打破。不能怪自己遲鈍，只好怨這是下課後的必然擠擁現象，奈何乎？本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只好退而求其次，胡亂借本算了！

遊目四顧，只見那幾艘深水潛艇坐在那兒還是老樣子的，時間空間對他們來說似已凝固了。見到他們，不知怎的心中竟然激起一股鬥志，立誓今天要幹一番事業！「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於是毫不猶疑的跑上頂樓。豈料世上有識之士甚多，頂樓已有人滿之患，尚幸身手敏捷，終可佔一席位。暗自慶幸之際，竟發覺書桌光管竟然是壞的！「大丈夫能屈能伸」，仍然一咬牙坐下來立時開工。



苦讀正酣之際，突聞「嘩」的一聲，接着而來的又是一連串的流水聲，抬頭一望，見到某君正自得其樂的把手中的可樂灌入自己的AC之內。又見到某小姐與某君兩個圓圓的頭緊貼在一起，吾不欲觀之矣！忍！繼續努力，但四周的噪音卻越來越大，偶然又聽到嗚嗚細語，難聽的笑着，「啫啫」的咀嚼聲，奇怪的異味等。突然，肩膀被人大力一拍，原來是大力妹，於是又自然地寒暄一番——唉！大勢已去矣！

靜極思動，這時候最宜下樓影印。遺憾的是影印機已被佔用，惟有站着乾等。等呀等的。嘿！還未輪到我！賭氣的光顧外面的書店吧。

要走了，又忘了書包放在那兒。在芸芸衆「包」中來回搜尋，彷彿大海撈針，好不狼狽。

「拉記」不但是個讀書的地方，更是一個遊戲，食野，談心，聯繫感情的一個好去處。

開放日SNAPSHOT 太平

「過幾天便是Medic一百週年開放日，你會不會回來看看？」

「唉。看心情吧！」

「你不是答應了做Demonstrator的嗎？」

「到時才算吧！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亦不會少。況且我亦不清楚要示範的實驗，到時被人「鋤」到面黃便尷尬了。」

「你沒有去Briefing嗎？」

「好悶的。那天亞偉要我去打棋，所以沒有去。」

「那麼到時你會否出現呢？」

「唔……」

× × ×

「文，快到那邊給我取一份節目表，我很心急呀！」

「有精采節目表演嗎？即場示範解剖？」

「」

「是便好了。越衝突就越好。看不到，

誓不罷休。醫學院無可能沒有核突標本的。」

「李樹芬樓四樓是解剖學實驗室，必定有「正嘢」。速速起行吧！」

「終於三樓了，文，我有點寒，有點怕。拖累我的手好嗎？」

「那麼走快點吧！」

「唉！模型都沒有一個，何況標本？又沒有學生講解，究竟有沒有到錯地方？快到其他實驗室看看，或者那裏才是精華所在呢！既然沒有核突嘢，你可以放開我的手吧。」

× × ×

「這些示範都似乎頗有趣味性。這是我第一次量血壓，原來是這樣的。」

「心電圖和什麼「亞七也蓮」(Adrenaline)亦不俗，但我始終不明白其道理。」

「這可能是與你的智慧有關！」

「好衰的！走吧！」

× × ×

「亞輝，你負責的Department有沒有足夠的人手？我負責的都算過得去，而且大多是大仙級的人馬，這可能是Biochem的題材比較深和與clinical有關吧。」

「最初的時候是不夠的，但後來比較好，大仙們亦十分幫手。」

「參觀的人似乎都頗滿意，況且又有攤位遊戲，都算節目豐富了。」

「他們說那幻燈片有點悶，而且帶不出較深一層醫學生的生活。」

「這已是再經整理過的，我亦無能為力。」

「今年Behavioural Sciences Unit亦開放，你會否看過？」

「當然！不過不失吧！那個驚惶行為檢察表十分有趣味性，不妨去看看也好。」

× × ×



「仔亞仔，你看這些哥哥姐姐幾叻！你將來必定要學他們一樣，知道沒有？」

「唔……。我肚子有點餓！」

「到食堂吃點東西再行吧。」

「沿途這些報告版上寫的是什麼？」

「醫學院一百週年的歷史和醫學院的簡介。國父孫中山先生是這裏的第一屆的畢業生。」

「那麼和孫中山一起的杜心五是那一屆？我渴望看到他的真面目！」

「……………」



主席 嚴勵良 九零

別名：嚴勳，老板良，良仔，VICTOR

喜歡的食物：冬菇

喜歡的顏色：藍

嗜好：桌球，球類和任何活動

專長：無

我原本並沒有計劃上莊，而是於本年度繼續做 FAC 的 Senator，明年再當評議會主席或班代表，因我預料中的幹事會主席會由周明恩同學擔任。直至九月中，一股來自舊莊的壓力開始增加；在考慮下，結果都是維持原來的計劃。張永融同學於十月通知我周已堅決表示不會上莊，於是我再次考慮。這個決定是基於：1. 對幹事會的歸屬感與使命感；2. 舊莊的壓力；3. 自己有心上莊；和 4. 在當 Senator 時，感到理論應予以實踐的道理：我的理想是通悉大學教育——學業及課餘活動兼備。而當 Senator 是較難把這訊息傳出去的。

雖然要做到這點會很困難，而我也不是抱着很大的期望，但我希望在這一年完結時，其餘十名成員都會感到沒有白費時間，和明白到我的理想，付諸實行；並把它帶給其他的同學。每逢籌備活動，各人背後皆要有一理念的支持。比如一年一度的醫學生節，目的是為醫學院內有更好的氣氛和內聚力，加強各醫學生的團結。可是，當遇到挫折時，背後的理念會使他們明白到快樂並不是必然的。

至於寄望方面，其實一下子也說不出。是因為近來忙了很多的關係吧！許多構思都沒有記下來，便消失得無影無踪了。不過，最重要的寄望還是更加熟悉各成員，令他們覺得沒有白費一年的光陰。

關於女同學佔幹事會較大比數方面，是因為九二班的女同學較活躍，而且我、舊莊及其餘的新莊成員都推薦了女同學。……你可以說是我與她們比較熟落吧！

有時，有重要事情要討論時，女幹事們便不可以開會至太夜——這是比較麻煩的一點。

另外，由於前陣子時間比較倉促，而沒有足夠的與各成員討論，以至 Central Campaign 的失敗。不過，我們會積極地展開我們的推廣工作，向各同學介紹幹事會新莊的工作。

對於女同學擔任幹事，我並不介意，因男與女的工作能力是相同的，而創作力及推動力亦一樣。

幹事會

內務副主席 黃品立 九一

別名：立哥，利賓納，陳立品

喜歡的食物：飯（大量的飯），牛肉

喜歡的顏色：在宇宙中的各種色彩

嗜好：觀星，聽音樂，看書，日本動、漫畫，游水，壁球，食飯……等等。

專長：行政處理，外交，人事管理，食飯，飲啤酒

上莊過程可謂一波三折、幾經半年。在暑假中已經意識到自己希望為同學們出一點力、幹一點事，但仍未有上幹事會的概念，只是希望能夠做九一班的班代表。但事有湊巧，在百週年的慶祝酒會上獲悉嚴勳良同學有意上幹事會主席一位。自己一向對嚴同學的工作能力十分有信心，於是決定助他一臂之力，毛遂自薦。後來嚴同學因事放棄了上莊的宏願。亦適逢九一班選新班代，因此打消了念頭，立下決心做一個好班代，而出掌了班代一職。就在當了班代一週之後，嚴同學向我透露他再次決意上莊，並要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克日組織內閣進行競選。

當時處境非常尷尬：一方面受到同學們的熱烈支持，出掌了班代一職，一方面又在多月前許下了助嚴同學的承諾，可謂左右做人難。在法理上我不能一方面代表班，另一方面又代表幹事會出席評議會；實際上又真的是力有所不逮。

在代表九一班出席評議會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醫學會中的種種潛在問題；我深感到自己實在是為同學們幹多一點事，於是考慮了差不多一個星期後，便決意上莊。

在內心交戰中，時間的分配反而不佔一個重要的比重，因我在出掌班代時早就決定了來年的生活方針：把休息及娛樂的時間減到最少，從而把更多時間傾注入工作及學業之中。

至於上莊心情方面，因自己對醫學會的認識不深，所以一直抱着邊學邊做的心情。

我深切寄望能夠在來年中做好聯繫及溝通，至令各同學、各班會、各委員會以及幹事會之間能夠達至互諒互讓，衷誠合作，上下齊心，共同為醫學院第二個世紀——燦爛光輝的將來而努力。

新莊

外務副主席 黃家進 九一

別名：無

嗜好、專長：乏善足陳

最初由舊莊找我當時秘書一職，當時未有想過當外務副主席。在考慮兩星期後，決定上時事秘書的位置，因為在暑假時一方面接觸到很多有關醫療制度的事；另一方面又做了一個精神病的研究，所以，主要是由於我對時事方面的興趣。

其實，作為一位醫生，必須關心病人和醫療制度及有醫德。縱然我覺得學生活動的影響力遠比醫生的少；而且實在是難搞；但我仍然會盡力把以上的訊息反映給各同學。

上莊前曾經考慮過自己可能不夠能力和信心，因一年級時大部份時間都放到大學本部裏，對醫學院的認識不深。另一方面，讀書時間亦是一個問題。因此，我不明白為甚麼我會在這陣子上莊；也許是因為在這陣子，時間上比較吻合些，而另一原因是關心社會——我覺得內務工作的意義不及外務的大，甚至對內務工作有些反感。比起外面的一般市民，醫學生可算是擁有很多的權利了。

文康秘書 何紫筠 九二

喜歡的食物：生果

喜歡的顏色：黑色

我是在內閣形成後期才加入的。早期，在本部搞活動，覺得很容易；可是，目前在醫學院做事，卻有大大不同。這兒的職位更加正式，像間公司一般，既要顧慮到金錢和人手的問題之外，還要顧及大仙們會否參加，籌委會否「線雞」，同學會否積極參與等。比如 medic nite 參加人數少得可憐，究竟是否可以以本部與沙宣道距離遠作藉口呢？是否各人都抱着與本部分離的傳統觀念呢？

我希望利用這一年的時間，增進醫學院與本部的交流，從而拉近雙方的距離。

內務常務秘書 林紫芬 九二

別名：加菲，貓貓（其實本人很討厭貓，加菲例外）

喜歡的食物：所有食物，除奶類食品及香料外。

喜歡的顏色：無

嗜好及專長：無



起初，由蔡敬翰及黃品立與我接觸。當時，我是拒絕的，但考慮一段長時間後，終於接受了。

其實，我喜歡做些多樣化的工作，例如體育、文康及推廣的工作；但我也樂於做一個幫手。雖然工作是確定了的，不過我們的工作是可以大家一起做的。

時事秘書 黃琮英 九二
別名：KING, EFFIE.

喜歡的食物：蘋果

專長：在任何地點均可睡覺；其餘的有待發掘

潘敬宇、蔡敬翰、黃品立均要求我幫手上莊，於是八成自願、兩成受他們的誠意感動下便當上了此職。我期望在這一年的過去時，能夠對時事有中規中矩的認識，還有……term test 勁過！

在此，我呼籲各位同學踴躍參加我們所舉辦的講座及研討會！

——IQ甚低、反應遲鈍、多多包涵——

外務常務秘書 鄒兆麟 九二
別名：雞皇

喜歡的食物及顏色：中立

嗜好及專長：無

我是由黃品立接觸的，因覺得有意思，便考慮上莊了。起初由於大學本部的工作很忙，沒有很多空閒的時間；但現在那兒的工作都結束了。本部的參與率很高，而且有幹勁，他們的時間亦較充裕。我覺得，身為一個醫學生，應多些參與醫學會的活動，並要多接觸外界的事物，至少要知道本部那邊有什麼事發生。

我的最大抱負是開放眼界，並闖一番天下，增加知識及經驗，和多些與別人合作。

福利秘書 鄭思婷 九二
別名：Stella

嗜好及專長：平均發展

最初，嚴勵良同學找我當文康秘書一職，但感到力不從心、能力不逮；而福利秘書會更有興趣及能力。實際上，與學業上的矛盾並不大，因現在只是第一個學期，我——視死如歸。不過，如果我會感到後悔上莊的話，那麼，我已有一週長計劃去應變的了。

我希望盡量吸取各方面的意見和批評，使我的工作能對各同學更有益處。

巡禮

至於感情方面的問題——不值一提，我最多只會把它放在第三位的；因為搞活動跟學業是最重要的兩件事。

財務秘書 陳藝賢 九二
別名：Edwin, 阿Ed, 甜筒皇

喜歡的食物：奶類食品

專長：絕對專心

是嚴勵良親自找我上莊的。在兩天的時間內，我考慮了兩方面——宿舍和醫學會。宿舍雖然有羽毛球，綜合表演、合唱團等等的活動，但都是當個散工；而醫學會有更多工作，所以我選擇了醫學會。雖然term test 會肥，但肥佬是個不可多得的寶貴經驗嘛！我所抱的，是阿信精神——老實，腳踏實地去幹：

- (1)把全年的數項做個有系統的報告；
- (2)搞籌款電影首映
- (3)因前半年的工作不太忙，所以會幫其他秘書做些聯絡的工作。
- (4)呼籲——請盡速交齊\$ 150 會員費！

體育秘書 黃穎信 九二
別名：Albert, 鬚毛

喜歡的顏色：粉色，尤其是粉黃，還有粉綠。

在蔡敬翰及嚴勵良的呼喚下，以及考慮過時間分配的問題後，便六至七成自願地上莊了。我不敢說我有多大的歸屬感，但希望以我所有的來喚起各同學對醫學院的歸屬感。比如，當我代表院出賽時，會覺得是為院爭光，而不是被迫受罪；當比賽勝利時，自然會是高興十興奮。

為此，我希望各同學能踏出他/她們的第一步——參與各類型的比賽，無論是出賽或打氣也好。而且，希望能做到各人都擁有自己的球衣——擁有為院爭光的名份及光榮。

體育秘書 詹愷怡 九二
別名：毛毛牌

(因醫同學無暇接受筆者訪問，在無可奈何的環境之下，請恕筆者斗胆，以與君數年同學之名，寫了以下的一段。)

詹愷怡之活躍程度，眾所周知：大部份活動，包括籃球，乒乓球、羽毛球等都頗有一手。此人非常負責任感及辦事能力，所以拜託她辦事，你人可放心。

她對史諾比情有獨鍾，可見心地善良，品格優良……。

小貓

設計獨特、意念創新

——助選團——

本屆醫學會幹事會選舉的宣傳推廣較往年突破了許多，除了傳統的宣傳單張及小冊子外，其他都是前所未有的。為了對此有更深入的認識，筆者不惜排除萬難，歷盡千辛萬苦，走訪了助選團的成員。

助選團有四位成員：

周明恩(九零)——MANAGER.
蔡敬翰(九一)——DIRECTOR.
潘敬宇(九一)——EMPEROR
程偉權(九一)——DEVIL

宣傳手法的構思源自十一月初，主要是利用全新、突破的方法，從不同角度，把新莊員介紹出來。

最初出現的符，許多人都覺得是「鬼畫符」。其實助選團的目的，就是要給人一個無厘頭的感覺。原因是當時適逢醫學院節，所以要慢慢地製造疑惑——嚴之惑。

天橋是他們宣傳的根據地，計有：
(1)以九十塊醫學院節用剩的磚塊，在五日時間內，砌成本屆幹事會的嘍頭——嚴。

(2)「欲吞不能，欲罷不能」的海報——5R 彩照，襯以金或銀的底紙，道出了新莊員的抱負，沒從前的沉悶。據採訪所得，此舉可令更多人圍着看，繼而產生吸引途人的效果；因底紙反光，各人被迫排隊由某一角度閱讀。

(3)「天橋上的排骨」——有文纏繞的一面，例如：各人皆願意竭盡所能，徹底委身，與你齊展腳步，風雨同路，盡忠職守……；亦有活潑的一面，例如：願意連D結婚，做到抽筋，同你湊細路，改埋姓杜，做到變狗，飛身跳海……等；反映了新莊除了一本正經的做事外，還有他們活潑可愛的一面。

此外，由燕親自下筆的人頭漫畫，介紹了有關候選人一些有趣味的資料，吸引了眾人圍觀，並為眾人帶來了歡笑。

其實助選團的目的並非為新內閣塑造什麼形象，只是希望用輕鬆幽默的手法，為醫學院帶來罕有的奢侈品——熱鬧的氣氛及新鮮的感覺。

筆者可佩服助選團的創意。雖然這個宣傳手法的突破未必會獲全部同學的接受，但在創作力僵化、各人只顧抄襲的今天，他們的精神是可嘉的、值得表揚的。



綜藝

INTERIM REPORT ON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Extracted from Newsletter, The Hong Kong Medical Association, Oct 1987

This month, our attention focuses on the long awaited Interim Report from the Government Working Party on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Interim Report, presented as a Green Paper, is essential reading for the whole medical profession. Unlike that other Green Paper on political reform, it is straightforward and reasonably succinct.

The profession is both relieved and encouraged to find that the consensual recommendation is for a statutory body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to be named the Academy of Medicine, which will organise and supervise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s in all specialties of medicine.

An Academy of Medicine can only meet with overwhelming approval from the profession. Other suggested titles would not be appropriate. "College" will be confused with existing colleges, "Council" or "Board" imply exclusive participation by a few, usually under government authority and administration. Independence is vital, although there should be adequate allowance for government representation. If this is only implied by the Interim Report, it must be fully spelled out in the final report next September.

The business of the Academy will be run by a Council, consisting of the President, three Vice-Presidents, Registrar, Treasurer, Censor-in-Chief, College Presidents, and elected Fellows. Rotation of the presidency between medical, surgical, and other specialties is suggested, in order to avoid dominance by any large specialty. However some feel that the presidency should transcend any such boundaries, being dependent on the qualities of the individual person. As an alternative, the

Working Party may wish to consider limiting the number of terms any individual can serve as President of the Academy.

Specialist organizations who have fought hard for direct representation must be heartened to see that ten Foundation Colleges are recommended. These are: Physicians, Paediatricians, Surgeons, Orthopaedic Surgeons, Obstetricians and Gynaecologists, Anaesthetists, Pathologists, Psychiatrists, Radiologists, and Family Physicians. Being well established specialties, with individual departments or units in both Universities and public hospitals, they are in a favourable position to independently organise and assess training. Foundation Colleges require a minimum of 50 accredited fellows, with realistic expectation for further growth. Smaller specialties will be represented by specialty Boards under their respective Colleges.

Importantly, the constitution is sufficiently flexible to allow any new specialty group to gain recognition as a Specialty, and for an established Specialty to gain College status, provided certain objective criteria can be met. A sound foundation is therefore laid based on modern trends and practical needs, programmed for adaptability to any future development.

Each College will presumably conduct its training and examination activities through the College Education Board consisting of the College Censor, chairmen of Specialty Boards, a representative of each University, and 6 members elected by the College. Specialty Boards will have corresponding composition. These proposals are at a preliminary stage. The detailed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Colleges and the exact authority and relationships of the various Boards will need further clarification.

Funding of the Academy has not been addressed. We must recognize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always been responsible for funding training posts in public hospital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lthough its primary goal is to fund these posts for service purposes. Such funding will inevitably continue.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Government can increase funding to meet certain standards of training that will be set by the Academy, e.g. a minimal trainer to trainee ratio. From an administrative point of view, it seems certain that the medical profession will be able to finance its Academy independently through subscriptions and examination fees, similar to corresponding Colleges abroad. The profession could raise funds through donations and foundation fellowships for the necessary premises, but it would help considerably if land can be obtained from the Government at no premium.

How long will it take before the act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Academy? Two years is a very conservative estimate. Meanwhile those responsible for postgraduate training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improve the organization and quality of training, based on resources already available. Interhospital subspecialty rotation, for instance, could be implemented at no extra expense and should be given priority by the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Central Training Committee. Upgrading postgraduate medical training now instead of later depends on the goodwill of hospital consultant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Medical & Health Department. Private hospitals with adequate manpower resources and advanced facilities should also be encouraged to take on a part time training programme. We sincerely hope that valuable time will not be lost. Any improvements achieved can only benefit both the profession and the community.

獨白

一休

我是一隻潛水艇，在醫學院中我最熟悉的地方是圖書館。可是我以前不是這樣的。

在一年班時，我努力的去玩，去攪嘢，去做首領帶頭fussy、去認識新朋友、去「追」女仔。我完全不覺得讀書的重要性，只要pass，那管符錄不符錄。我只覺得在中學的牢籠中出來，就應該大玩特玩，過一些和matrix完全相反的生活。

一年過去了，暑假也過去了。一天當我在家中睡至日上三竿時，我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問題：到底我這一年做了些什麼？得到些什麼？失去些什麼？得到和失去的中間值得嗎？

我心中有一個電子天秤，我仔細地想了整整三日三夜，終於發覺I am just a joke。從攪活動中我得到很多罵得死人的釘子，很多冷嘲熱諷，得到一些人的假面具，明白什麼是「理想

、什麼是「現實」。同時我亦得到一些真正的戰友，一些人的尊重，真的友誼和真的失望。而在得到和失去中，我發現了真相：自己沒有真正盡到一個醫學生所應有的責任——將書好好的讀好，為將來不要成爲一個誤人性命的庸醫作好準備。更真實的是：MB快將駕臨了，我知道如果再不好好努力，就要多做一年醫學生了。

看到身邊的朋友每日忽忽而過，我更覺得第一年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會成爲將來失敗的記憶之一。Fussy的同學仍停留在fussy的階段，大家都沒法打開心窗說亮話。對於這些同學，我已敬而遠之，不再打算浪費時間去亂打証了。此刻，我只希望做一隻深水潛艇，到有朝一日，一定排水而出，在茫茫大海中露出頭角，看看世界有否改變？又或者有否爲我的出現而改變？

論 超 人



胡 四

超人是兼有人性和神的大能，他像聖經裏的耶穌一樣，甘心於我們當中，忍受着我們的愚蠢無知和自以爲是。他安安份份做一個記者，夠「戀居」，有表面缺憾——近視，也有真的缺憾——怕氣氣石。可有危難到來時，他會義不容辭衝進電話亭去變身，誓與惡人周旋到底，維繫世界和平，保護平民百姓。而我們大多數就是那些平民百姓。

而超人也有着人的無助。他爲心愛的女子死去而狂嘔痛哭。他縱然救得了全世界，却最終救不了自己心愛的人。我們被感動了——因爲我們認同及熟知無助的悲哀。

神話卻是：他令地球回旋，使時光倒流，讓一切重頭來過，就像叮嚀那時間隧道一樣。因之，悲劇從不存在。

可是想深一層：他逆天而行，推回時間，只因他先前缺乏了那麼一點點的時間吧。原來還是逃不了。我不知尼采會怎麼說。而我卻只能羨慕超人所擁有的推回時間的力量。

近日我實在感到很大的壓力，時間的不夠用，週圍的喧嘩……我實在渴望有一個實在得穩如泰山，堅決不移的人出現，就像超人一樣。

宿命的是：我們有先天的局限和本質的軟弱，所以我們不知怎樣去處理悲劇的來臨。更宿命的是：人世間有很多悲劇都是人爲的，而人們卻推說這是「神」爲的，我們只好袖手旁觀等待着悲傷痛苦的折磨。歷史就是這樣產生的。



戀歌十 長跑之二

「損友會」的組成把我們再拉在一起。一班朋友經常一起玩：旅行、露營、划艇、看戲……打保齡的那一夜，其他人也愛說鬼神的故事，自己不願聽，他也樂意陪我談談其他，兩人的認識加深了，醫院的誤會同時亦冰釋了。

他家庭頗複雜：爸爸媽媽的關係不大好，幾臨破裂；兄弟妹也不投契，好說是獨立，難聽是自私。他的意向亦似乎過份野心，聽他甚麼「不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便領略到。談吐中時愛表露自己的特別，過份了令人反感；但說真他也有點像我，再者日記中常提到他，雖曾厭惡卻不能否認當時最注意的便是他。

暑假東涌露營更常與他走在一起；係糖水、看星星、聽故事，大家都以為我變了他的「女朋友」，自問心中卻不是。誤會太深，出營後他對我特別關懷，朋友再質疑我的立場，勸我早作決定及表態，勿傷害他，難道總沒有純友誼的男女朋友嗎？

開課的前一夜，終與他表白一切，「專心學業，不希望太早談戀愛」算是我的藉口吧！他很激動，要求真正原因，我卻無言以對。沉默！分手！再見？

戀歌十一 插曲

聽說他失戀，偶爾碰到他，憔悴的眼神教我回想自己與白馬王子分手時的失落、傷感和空虛。

我說過我對他的歉意竟延續了故事的另一篇，不自覺藉為低班筆記而致電話給他。早預備接受他冷冷的回應，算是彌補以往的「傷害」。怎料他竟相約看戲，戰兢的答允便開始了我們一個月的感情。

每天與他共進早餐，放學又送我回家；甜在心、暖着意，從前的似乎都忘

掉了。生日那天太平山頂的一聚，枯樹下的情調，落日的美景，暖衣披身，電車上的依偎，燭光晚餐共嚐。怎可能會這麼快？這麼好？不合理！自己根本沒有忘懷過往，對他的一切似是非非，總不願意將來發現大家都是對方所愛的影子。快樂總不能建築在人家身上，且看他也是比我認真，淡然的離去，雖令他迷惘、令他憎恨，也不願後悔！

戀歌十二 長跑一終？

開學前的表白，對他可能是太大的打擊。每天上堂都伏在桌上，老師問問題又支吾以對，轉堂就總離開課室去洗面。心裏難過，暗覺當初的瀟灑也太自私了。送他小咭及禮物勉勵他，希望他能有所轉變。

「我多謝你的禮物，也感激你一番鼓勵；但你可知我已墮深淵，沒有你的繩子，我是爬不上來。我願期待，只嘆不知何時何日，才會跳得上來，與你同步，充滿自信地去把握自己！」他的回應使我再徘徊一道灰色的心靈小徑上。

兩個月來也是依舊，時間的塵埃似未遮翳他的感情！而我呢，也並不好過。為甚麼要用一片沒理由的雲朵阻隔著我們，既然與他同行時也富有衷心的喜悅，而他又那麼真誠，打開心扉接受他也怕是時候。

自此，每天放學也走在一起，東至鯉魚門，南至香港仔，西至屯門，北至粉嶺，只是月來，香港的公園也給我們逛得七七八八，大家的感情已由培養至鞏固，以往的成見或批判都漸漸被對方接納。

至今一同走了五年的路，當中有洋溢著美滿的希望與憧憬，也有充斥著爭持和淚珠，甚至有酒脫分手的愚昧。幾曾相信小小的誤會能抹去倆家同守候月晦月明，看螢火蟲在晚間飛舞，又或同躑躅於海旁邊，屈指細數星空閃爍的星星的光景。從看過往一幅幅的照片，溫馨、關懷、同情、體諒盡集其中，似乎一切都是靜不前，是說他的樣子也不轉變了許多。

其實大家所堅持的仍時有不同。從前他總執著要擁有二人世界，永恆不變的愛，現在似放低了。而一向站在反方的我，不相信永恆的我，又漸覺兩人一起的重要性。前面的路仍然很遙遠，我只知也只盼這一刻沒有人要退出，也沒有誰看見它的終點，「那一刻也是」。

Exco 牢騷

牢騷前言

一有前面，就有前言
前面之言，在言之前
Exco 牢騷，並非SOLO牢騷！
第四十一屆幹事會的任期已近尾聲，“一年幹事又幹了一年事”。幹事們都感到成為幹事要有所犧牲，犧牲的不單是時間，附帶的還有理想的幻滅，工作時的孤獨和沮喪，同學和同事之間的冷漠和冷淡反應。喜與樂對今年的幹事來說是少之又少，失落和沮喪卻一直沒有停止困擾大家，直到新學期開始才有一點好轉的跡象。在最後一次幹事會議中，總結今年各位幹事的工作，大家一致認為各幹事已各盡本份（主席除外），但是，我們這一庄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請看我們的牢騷囉吧！

日期：1st term 1986
來源：保密
事情：班中有三人對亞洲有意思：
1) SO小姐 2) 2743 3) 肥妹仔
靈姐問：「肥妹仔係邊個？」
有人話：「肥妹仔咪我咯！」
Mo
莫志超：「美核，即美麗與核突兼備！」

菜頭筆錄

股市休息
Exco 也休息
菜頭更加需要休息

菜頭，

海洋需要你
陸地需要你
天空更加需要你

南京生物研究所
所長 Sir Poon
(哈！哈！哈！)

雍博士話：「German的Gravity是E-NSSOUPEUTEURSILY GIOOZ。讀的時候，請將咀與咀之間距離保持 5 cm ± 0.2cm」

落莊詩：

雍主回鄉「攞泥」去，
劉內太老退休期，
莫外行貨口水多，
毛常愛芝有車牌，
恒時擰頭唔體育，
程財深思少說話，
潘國事必毛里頭，
淵體平淡無所謂，
頭有動力又負責，
Da 康跳舞回啓思，
SYDNEY 繼續談福利，
張劉莫閣落莊也！

一米高

從未寫過Lee本 LOSOBO，今晚開 Exco 最後 Meeting 好開心，因為大家都講下一年來的感受，仲有今次 Meeting 好長，不過全體 Exco 無少一個都係啓思房，太好啦！以上說話實有感而發，我係邊個？→SYDNEY

成日搞到唔訓覺
揸住隻錶當係約
成日搞到唔讀書
遲早門牙變箭豬

各位同學晚安，又係每日一call時間啦！我係××琪，你哋好，我今日係講有關於同Dr. Fielding去飲茶之後講嘅嘢，

佢話……
我話……
同埋唔該我想大家唔介意我再講一D嘢，對唔住，唔好意思，多謝晒。
我上 Council 時聽咗隻91歌仔，
ah！……91
ah！……91
ah！……無心睡眠。
唔該好多謝感激大家聽我講咁多嘢，明晚再見。
多謝，唔該晒！Bye Bye！

Da Da
潘 Sir，
為順利掂晒「政綱」，一切觀乎！

祝福無限！



都市

龜蛋

傳真

「不可以，她一定要跟我！」我拍案而起，「她是我的人，若果她跟了你，我豈不是好無面！」

「嘿！你又有老婆，幹啥硬要霸着芬妮？識相的以後別再跟她往來。」

我望着芬妮，以權威的口語說：「你自己說，你要跟我抑或跟他？」

「我有我的自由，你不能強迫我呀！」「賤婦！」我心想，今日我顏面何存。一揚手，不偏不倚的擱了芬妮一巴。！

「你打人！」聲音未到，拳頭已到，我結結實實的吃了一槌，無名火起，一拳向打我的人揮去。霎時間拳來脚往，餐廳內一片混亂。我仗着高大威猛，沒把眼前這個小個子放在眼內，誰知他短小精悍，頗有兩下子。

堪堪殺得平手之際，那小個子突然高叫：「兄弟，幫拖呀！」言猶在耳，腰眼已被踢了一腳。我暗想還是全身而退為妙，於是奪門而逃，怎知那兩人尾隨不捨，拳脚交加，盡數落在我身上。我驀眼看見餐廳樓下的管理處，連忙衝入去躲避。

「甚麼事？」管理處內傳來一聲吆喝，跟着那小個子也衝了進來抓着我撕打。突然有人攔在我倆中間，硬生生分開了我們。

「甚麼事？不得在此打架！」那吆喝聲再次質問。

「今日我不幹掉你我不姓楊！」縱使被人干涉，我也要找那小個子的晦氣，所以壓根兒沒有理會出聲干涉的人。

「有種的你別逃，走出來再打過！」小個子被管理員推出了管理處外，只得在外面叫罵。

「亞仔，報警！」那吆喝聲三度傳來，我這才往聲音來處望。但見一個身材略為肥胖的中年人，蓄着短短的頭髮。雖然架着一副金絲眼鏡，但仍蓋不住眼內凌厲的目光。

再打量目前的形勢，我被那中年人的兒子及一名管理員「勸喻」着留在管理處內，那中年人的兒子把門關上了，守在那裡，我只能透過管理處的一塊

大玻璃窗瞪着那小個子。此時芬妮，小個子及他的兄弟三人，以及那中年人及另一名管理員在管理處外理論。

只見中年人和小個子說着些什麼，我在內邊聽得不很清楚，突然小個子伸手推開中年人，企圖衝進來。中年人一手攔着他，另一隻手往懷內一掏，再伸出來時手中已多了一張類似咭片的東西。

「我是警察，不許妄動！」小個子呆了一呆，知道眼前事已不可魯莽。

「你說清楚，究竟是甚麼事。」中年人道。

小個子瞪着我的芬妮。「這個女人以前是跟他的。」說着向我一指。「現在她跟了我，因為她現在愛我不愛他，但是他又不准她走，所以我們相約出來講清楚，豈料他反面，又動手打她，我看不過眼，便還手打他，他……」

我越聽越氣憤，順手便拿起電話，想打電話給我太太，那小個子的兄弟在玻璃窗外看見了，突然伸手從窗縫中扯着電話線叫道：「你幹什麼？打給誰？」

「我打給老婆行不行？」

「管你打給你娘！不可以！」說着用力一拉，整台電話機被他拉了出窗外。

「別吵！」中年人插嘴說。然後他轉向芬妮。「小姐，全件事都因你而起，不如你叫他們平心靜氣去解決此事行不行？」

豈料芬妮嘟着嘴，沒好氣的道：「甚麼呀！是他自己夾纏不清，煩惱沒完沒了。×！我不理啦！你叫他們自己搞清楚好了。」

小個子聽後向我罵道：「喂！這是她自己說的！你有種就出來一對一，別要像縮頭烏龜般躲在裡面！×你娘，躲起來算什麼好漢！」

「出來便出來，難道我怕你？」

「來呀！來呀！」

就在此時，有數名軍裝警察趕到現場，其中一個沙展問：「是不是這裡有人打架？」

「亞蛇，這幾個人呀……」一名管理員道。

「甚麼人報警的？」沙展打斷了他。

「我。」那中年人的兒子開門走出去道。

「這兒是××道卅四號，怎麼你說是××道一號？」

「我不知呀！我只知這兒叫××餐廳，電台問我××道幾多號，我想這兒離街口不遠，便說一號啦！誰知這兒是街尾不是街頭。亞蛇，不好意思呀！買細開大添。」

中年人亦趨前表明身份。「這干人現在交給你，煩你帶他們回警署處理，若果以後要我落什麼口供的話，可在警署和我聯絡……」

——×——×——×——

往後發生的，作者為了保留真實感，所以並打算繼續寫下去。只是作者身為事件中的一份子（相信各位都猜到我是哪一位劇中人了吧）或多或少都有些感觸。

第一，男人真失敗，為了一個女人竟然可以大動干戈。而且，當那一個女人只是豬頭鼻、冬菇頭，短刀闊鋒、豆豉眼、十指短短、兩脚粗粗、油頭粉臉、殘而不老的時候，居然仍有人可以為她而動武，真是悲哀！（奇在居然真的有人去爭這麼一個女人？！）

第二，為什麼世界上有這種小女人存在？兩個男人，為她打得頭崩腦裂，出盡洋相，大損男仕本色/風度。而她竟然可以愛理不理的，還煽動他們「自己搞掂」才好找她！可見，不一定要是紅顏才可以是禍水。

第三，為什麼世上有些人，如小個子的兄弟一樣好管閒事，尤其是家庭事，簡直是「狗捉老鼠」！別人爭女人你又沒有得分！

第四，我不明白為什麼中年人有勇氣置身在兩名惡漢中間，難道這是職責所在？難道這是英雄本色？難道，這是每一名好市民應盡的責任？

第五，為什麼中年人的兒子，一個高大有力，受過武術訓練的少年人由此至終都不曾出手干預，是否真人不露相？是否不屑出手？還是，少年人這一代都是胆小如鼠不肯為社會安定而出一分力，只會說不會做的怕事之流？



星期一，真好。

曾仁富想，星期一，只用上午兩課，跟着便自由了。到那裏去好呢？看電影嗎？「監獄風雲」仍未上映，其他的戲又沒有周潤發。那麼溫習吧？也好，況且十二月便測驗兼考試了，現在卻連半本BARR也未看完，遺傳學及行為科學更不必提了。那麼便決定：下課後到「拉記」霸位，借書，然後便懸樑刺股，努力溫習，飯也不吃，廁所卻不能不去；總之定要「潛」到人家趕為止。

為此，他特地帶了一大袋筆記、課本等回來，拿得手也酸了。好不容易熬到十時半，末等那講師關上放映器的燈，曾仁富便箭也似的衝了出去，直奔「拉記」。

今天不知怎麼搞的，「拉記」一早便坐滿了人。曾仁富走遍了各層，最後才在地面那層勉強找到一個空位。是「豬肉枱」的，悶熱異常。他翻開BARR細讀，卻越看越不明，不到半句鐘，便站起身來，剛巧同學徐柱恒走過，便抓了他去吃午飯。旁邊的人仍在睡的睡，「鋤」的「鋤」。

午飯後到休息室想看今天出版的《中華英雄》時，卻發現有個甚麼直選的研討會，聽說還請了那個常上電視的議員來，休息室擠滿了很多人。

「真無聊，」曾仁富想，「談甚麼直選呢？阻住我看《中華英雄》。」

「阿富，」身旁的徐柱恒說道：「不如去聽聽那議員說甚麼也好，橫豎沒事做嘛。」

「不去了。」阿富仍然因為借不到《中華英雄》而頗不滿。況且他覺得，出來「搞事」的人，不是為了出風頭，便定是有私心的，再不然便是天真兼愚蠢。可不是嗎？公安法、大亞灣、基本法等等，有那一樣是我們可以作主的？

「滿鋼」甚麼的更不用說了。聽隔壁王「師奶」說，這次股市暴跌，她本來可以「走甩」的，偏生政府卻為了維護那些甚麼英資的利益，不許買期貨指數的人在停市當日平倉結算，硬要拖到復市之後。那時候指數已經暴跌，她便是這樣平白無端的失去了十多萬。

總之，阿富想到，最有意思的事情便是工作賺錢。在香港這樣的社會，錢才是決定一切的因素。Behavioural Science不是也教過嗎？Social Class 越高的人，Life Chance也高一點。為了增加自己的生存機會，阿富決定立即趕回「拉記」讀書。

午飯後，二時許，坐在悶熱的座位上，令人只想做一件事。阿富看了兩頁Barr之後，眼睛已差不多張不開了。他斷定這是因為Barr太悶蛋之故，於是用力搖了搖頭，抖擻精神，拿出「行

為科學」的筆記來看。

哦，真奇怪，怎麼這份handout少了一大段呢？阿富明明記得，這一段是講專業化對醫療的影響的，說低收入的人會得到少一點的照顧，又說醫生多趨向於選那些較易賺錢的專科。阿富還記得自己在旁邊加了很多筆記的，怎麼會整段消失了呢？阿富再翻到「香港健康服務」那一課。怎麼搞的，整課筆記不見了，只剩下張印了一句話的handout：「Refer to Health Care in China」

阿富呆住了，真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站起身來，見到周圍的人還是睡的睡，「鋤」的「鋤」，沒有任何分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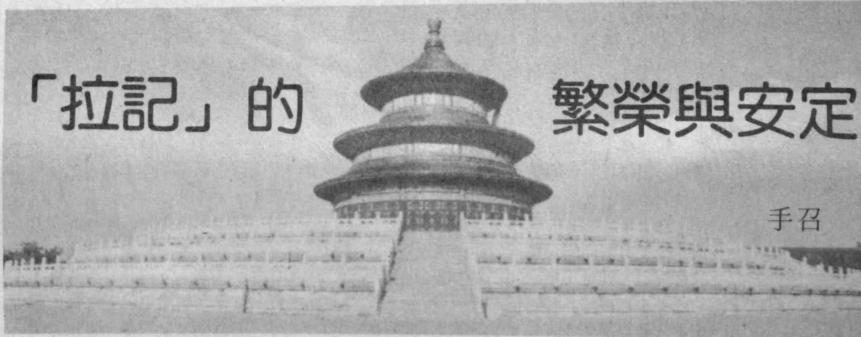
剛好徐柱恒又走過，阿富一把抓住了他，叫他看看那些筆記。

「沒甚麼不妥嘛，你抄得也很整齊啊。」徐柱恒說道。

阿富現在連自己的耳朵也不能相信了。「不可能的，」他喘着氣說，「這裏明明整課筆記不見了，我記得我抄了很多東西的。怎麼整課Health Care System in Hong Kong不見了？」

「你個頭才不見了，」徐柱恒奇怪道，「這不是跟China那課一樣嗎？你也是這麼寫的。」

「香港和中國怎麼會一樣呢？」阿富說道。



突然間，他發覺全圖書館的人都注視着他，直睇得他發慌了。回頭看時，身邊的徐柱恒已不知溜到那裏去。

這時，一個身穿青灰西裝的中年男子向他走來，神情肅穆的說道：「跟我來。」阿富莫名其妙，問道：「你是誰？」

「怎麼？連自己的醫學會主席也不認識嗎？」那人喝道，「別裝蒜了，跟我來。」然後抓住阿富的手，硬拖了他出去。

阿富更加莫名其妙了，怎樣Med. Soc. 主席會是個男人？問他去那裏，他又回答。

那人帶他到 Med. Soc. 的辦公室。真奇怪，Games Rm. 的康樂棋、乒乓球桌等全部不見了，連「啓思房」三個字也消失得無影無踪，空出來的地方反而多了兩張辦公桌。

那人指了指門邊的一張櫈，叫阿富坐下，然後在後面的文件櫃找了一個文件夾出來看。

「唔，」那人邊看文件邊說，「曾仁富，九七班……」

阿富按捺不住了：「甚麼九七班，我是九一班的。你到底是甚麼人，這究竟是怎麼搞的？」

「別吵！」那人喝道，「我說過我是醫學會主席，上頭正式委派的。哼哼，你扮傻也沒有用的了。現在我問你，

剛才你是不是說過「香港和中國不一樣」這句話？」

「是又怎樣？」阿富開始發怒了，「我說什麼關你什麼事？」

「還不悔改？你知道你那樣說是會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嗎？」那人瞪着眼睛道。

阿富奇道：「什麼繁榮安定？」

「不用裝傻了，你犯了「破壞繁榮安定」的嚴重罪行，現在我告訴你，你已經正式被開除學籍，而且我也要報警，將你繩之於法。」那人一邊說一邊撥電話。

「哈哈，你又不是Dean，那有資格discont'我？」阿富笑了起來。

「我當然沒有癲，癲的是你。喂？警局嗎？這裏是醫學院，剛才又抓到一個破壞份子……」

阿富不理他胡說八道，便站起身來，想走出去。那人喝道：「別走！」阿富不理他。突然背後嘍的響起一片槍聲，阿富跟着背心一痛，知道是那開槍打中自己，登時便驚得叫了起來，倒在地上。

「喂！喂！快起來。」那人在拍他的背脊。

「別打我！不要開槍！」阿富狂叫。

「甚麼開槍的？快起來，別吵着人家讀書。」那人笑道。

阿富聽到旁邊響起了很多人的笑聲，睜眼一看，見到一大片薄地毯。原來自己正俯臥在圖書館地上。

阿富抬起頭來，看到那「主席」蹲在地上，正看着他，臉上掛着一絲微笑，完全不覺得嚴肅可怕。

「主席先生，別開槍，我不逃走了。」阿富哀求道。

全「拉記」的人又再笑起來。那人溫和的道：「你不用逃走，我也不會開槍。Librarian是不會開槍打在圖書館睡覺的人的。」旁邊的人仍在嘻哈不停。

徐柱恒剛好又經過，見到阿富五體投地的模樣，便一邊扶他起身，一邊說道：「怎麼睡得倒在地上來了？」

阿富扶着自己的椅子站起來，見到座位上攤放着「行為科學」的筆記，正是Health Care in Hong Kong那一課。雖然整張紙均沾滿了口涎，但仍見到密密麻麻的筆記。阿富小心地把浸濕了的筆記翻到Health Care in China那一頁。不錯，兩份筆記是截然不同的；前後翻看，也和上課時抄的一模一樣。

阿富拿起那些什麼改制的傳單，抹乾淨滿桌的口涎，再坐下來，繼續溫習。

旁邊的人仍是睡的睡，「鋤」的「鋤」。

失落

香江日報 一九八六年十月一日
徵文比賽

爲了慶祝本報創立二十周年，本刊現公開徵求長篇小說，得獎作品將會於本報連載，而得獎者則可獲得獎金港幣

瘋風

九月九日 星期二 陰

不知怎麼，今天整天都感到心緒不寧，寂寧非常。日子就似乎像日出，日落的那麼必然，那麼單調沉悶，太陽就從來不會在西方升起，在東方沉下。這樣規律的日子留給我的就只有一種空虛的感覺。

今天放工時，忽然想看看阿輝。

記得阿輝今年應該是二十一歲了，比我大一年，我們由中一至中三都是同班的。那時，他是我最好的朋友。由於個子矮小，其貌不揚而又頭腦蠢鈍，班中的同學大多不喜歡和我一起玩的，就只有他是例外。那時，我們放學後經常一起踢球，玩電子遊戲機和看電影。有時候，我們甚至會通宵達旦的玩撲克和喝啤酒。記得我所吸的第一口煙和看的第一套黃色電影就是從那時間開始的。那時，幾乎旺角所有的桌球室和電子遊戲機中心都有我們的足跡。我們每樣玩意我都嘗過，就是不會翻開書本。

中三之後，我和阿輝都被「淘汰」出來。他很快便找到了一份車房雜務的工作，成爲「車房仔」，而我則等了三個多月才找到了一份酒樓的工作，成爲要經常被人呼喝罵的「鴨仔」。

在電子遊戲機中心等了差不多半小時才見到阿輝的出現，那時已差不多晚上十二時了。和阿輝一起來的是一名梳着「崩頭」的少女。

沒見他只有短短的兩個月，阿輝新潮得多了。他和他那「崩頭」少女都是穿上一套黑色的裝束而來。捲曲的頭髮，黑色的恤衫，鬆身的黑色長褲，再加上那插於褲袋的紅柄大梳，口中的「萬寶路」和那被他摟着細腰的少女，我要說承認他是很帥的。

寒喧了幾句後，我們便開始在遊戲機中心「操練」了。可能是苦練的關係，也許是女朋友在場的關係，阿輝今晚的表現特別醒目，每每可以用一元玩上數十分鐘。就是當「GAME OVER」的時候，他的表現也特別瀟灑——把口中的煙頭猛力的擲到地上，隨之而「媽」的一聲，把另一枚硬幣又投進遊

戲機的肚子裏了。當把硬幣「骨嘍」的吞進肚子裏後，遊戲機又再爲我們提供娛樂（愚樂）了。

當阿輝玩得興起的時候，「崩頭」一直在傍注視，手中的香煙不時的送進阿輝的嘴裏。當緊張的時候到了，她也會隨之「媽媽」的助興一番。

玩了差不多兩小時，中心要關門了，阿輝建議一起到尖東玩玩，爲了不想做「電燈泡」，我敬拒了。

回到家裏，差不多三時了。由於忘記帶鑰匙，得響鈴煩煩母親大人啓門。深夜吵醒家人，被她責罵似是意料中事。但今晚不知怎麼，她的態度特別惡劣，語調特別尖酸，說我不長進，只知道玩樂，表哥就不同了，他努力上進，前途似錦，又說生了我真是天不開眼，足足的被他罵了半小時。

今夜，我一直都不能入睡，在我的腦裏就只漂浮着阿輝和母親的面孔。

阿輝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一個英雄，他身材高大，而且有膽色，做事從來不畏首畏尾，喜歡走堂就走堂，喜歡打架就打架。而且他又受異性歡迎，身邊的女朋友天天不同，就像天空的浮雲般，每天總以不同的樣子出現。但今晚，不知怎的，我感覺到我對他的崇拜感開始有減退的跡象，這或許是由於他的技工身份不能引起我的仰慕罷。但我自己又怎樣呢？我只是幹着酒樓內最低級的職位（鴨仔），做着人們最不屑爲之的工作。幸運的話，我或許可於數年後升爲樓面侍應，但若達到部長級，則可能要十年以至二十年的時間。若不幸酒樓因事而在期間倒閉，我便又要從頭幹起。媽媽說得對，我真是沒出息。記得當我十來歲的時候，曾立志要創一番事業，建立豐功偉蹟，光芒誓要蓋過拿破侖及孫中山。反觀現在自己的環境，不要說要成爲舉世矚目的大人物，就是要找一份待遇好而又被尊重的職業都不可能。從前的心願，相信只有在夢境中才能達成罷。連卓基，你這大都市內的小人物，你的一生將會默默無聲的渡過。你只是在宇宙無數生命一顆無足輕重的

小生命，你的存在與否與世界無關係，就是你的死亡也不會對宇宙的永恆帶來絲毫的影響，爲任何一個人帶來悲哀。連卓基，你是一個寂寞的人，你的一生就將會於孤獨及失落中渡過。

× × ×

九月十日 星期三 晴中帶陰

昨晚我整夜都在胡思亂想，不能成眠。今天吃早餐時，得知原來博華表哥昨天剛剛從美國回來，並在昨晚請了我們全家一起吃飯。

記得博華表哥比我大六歲，今年應該是二十六歲了。他前幾年遠赴美國攻讀大學，如今已帶着物理學博士的銜頭回來。和他比較，我實在大大的不如，難怪昨晚母親心情不佳。

由於昨晚睡得不好，今天工作總是提不起勁，於一次清理碗碟時不慎把一盤水杯弄翻，以致被黃部長痛斥一頓。被罵對我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事，黃部長雖然出言狠毒，但我沒有把此記掛於心，很快便把此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今天對我來說真是一個倒運的日子，被部長罵畢後，又失意於馬場，而最令我痛心的就是「南天大王」，明明在轉直路前帶離了其他馬匹三、四個馬位，怎料到在衝刺的時候反給「大文豪」後來居上，「南天大王」啊「南天大王」，你怎是輸掉了我二百塊。

想真的，其實「賭馬」對我來說真是害多於利，每年馬季我所輸掉的金錢真的數以千計。此外，若能以看馬經和選「心水馬」的時間用於讀書進修等事情上，或許現在我就能找一份安定的白領工作，不再像現在這般要忍受別人的歧視眼光了。

可是，我就是不能理智的控制自己，雖然明知自己做的不對，但每逢賽馬日，我就會不能自控地走到投注站下注。未曾下注就如早上起來未曾梳洗那樣，總覺得不自然，不舒服，若有所失的。

「意志薄弱」似乎就注定了我今日的失敗。連卓基，你的前途注定是灰色一片。

九月十三日 星期六 晴

今天博華表哥到訪，見到我這副可憐相，於是便建議我報讀夜校。我覺得這建議值得考慮，起碼我不願意成世的幹着酒樓雜工。

× × ×

九月二十二日 星期一 陰

今晚是我第一晚上課的大日子。已經離開學校五年了，如今重新踏上求學的路途，心中不免湧現着新的希望以及璀璨的憧憬。

一路上，我的心窩都砰砰的猛烈跳動，像有千百炸彈在心頭上爆炸似的。

這一夜，那圓月滲出來的微光似乎是份外的柔和，街上的每一行人都顯出份外的新鮮有趣。

踏進課室後黃老師把我介紹給其他同學。隨着一段短短的自我介紹後，一陣開笑聲不約而同的自四方響起。可能是我的談吐笨拙罷，此外也可能是自己的怪模樣所致，擁有五呎二吋的高度，加上瘦如柴枝的身型，深黑色的八百度近視鏡，被人們取笑對我來說已經習以為常了，何況今晚我有着少有的怡悅心情，所以我就懶得去計較他們的無知行爲。醜小鴨始終也有成爲天鵝的一日，難保我將來不會令他們刮目相看呢！

我所報讀的是中四課程。其實我已有數年未有接觸課本，再加上當年無心向學，自我估計只有中一左右的程度，根本絕不可能報讀中四級的，可是我不願再花數年從頭讀起，所以就只好硬着頭皮去報讀中四了。

今天上的三堂是中文，數學和英文。除了第一堂外，對其餘兩堂我都不知所云，甚麼「三角」、「代數」、「過去式」，「現在式」我都全忘得一乾二淨，只有眼巴巴的看着老師在黑板上寫圖案，畫符號。看着那些數字、字母，就像外星文字一樣，同樣不能理解。同學們拼命的在抄着筆記，恐怕遺漏了老師的一言半詞，而我則只有撫弄着跟前那爲了上學而購的新筆袋，雙眼偶爾望望老師的神態，偶爾注視窗外的夜色，偶爾環顧四周同學的模樣及表情。

放學後，在公共汽車站處見到那教中文的黃老師。在醉人的月色伴和下，她的情影顯得份外迷人。我沒有趨前和她打招呼，只在遠遠的街角向她凝望，直至她上了車，我才步向車站，等候和剛開出同一路線的公共汽車。

下了車後，我足足等了差不多一刻鐘才上到第二輛同一路線的公共汽車，繼續向學校的方向過去。

我這樣做是爲了不願他知道我讀至中三便輟學，不想他知道我是酒樓的雜工。我雖然身份卑微，但我從不說謊，或許這是要維持自尊的表現。但於今晚，我破例說了一次謊話。這是我的第三個「第一次」。

今天所上的課包括中文，地理和歷史。除了中文外，其他堂課我都在神遊中渡過。這或許是由黃老師教授的緣故，又或許是和我平日的修養有關罷。

近幾年來，雖然離開了校門，但我仍有不斷的接觸書本，那些書本（除了那些馬經外）就是我鍾情於其中的小說。從狄更斯至海明威，由水滸傳至家春秋我都會看。相信我近幾年來所看過的小說數目就是沒有一百，也會有數十。很奇怪，我這種教育水平極低的人居然看過這麼多名著，或許這是由於我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慰藉，只有寄情於小說故事的緣故罷。

至於我今天的第四個「第一次」就是出現於放學後的。

今晚，我終於鼓氣勇氣走上黃老師所乘搭的公共汽車上，雖然她在上層，我在下層，但當她下車時她看到了我，並對我笑說了一聲「你好！」那句由微笑伴和着的說話一直的在我的心湖內漂蕩着，使我無法入睡。

× × ×

九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我足足擁有四個的「第一次」。

首先，今天是我首次不在賽馬日投注的大日子。放了工後我便立即趕往學校上課，根本沒有時間下注。但願這就是我戒賭的開始，重慶新生的開端罷。

其次，於今晚趕赴學校的途中，我在公共汽車上遇上闊別多年的初中同學阿光。記得阿光當年是體育健將，曾在陸運會中勇奪四項比賽冠軍的輝煌成績。今次再見，他又健碩高大了許多，足足比我高出差不多兩個頭，看看自己，少不免有點慚形穢。

他身穿牛仔褲，T恤，腳上的運動鞋也不是甚麼名牌子，想他現在的環境也不會好到那裏。於是便對他說：「怎麼樣，你現在是在讀書還是在工作呢？」

阿光爽朗的道：「在讀書！」

「在甚麼地方讀書呢？理工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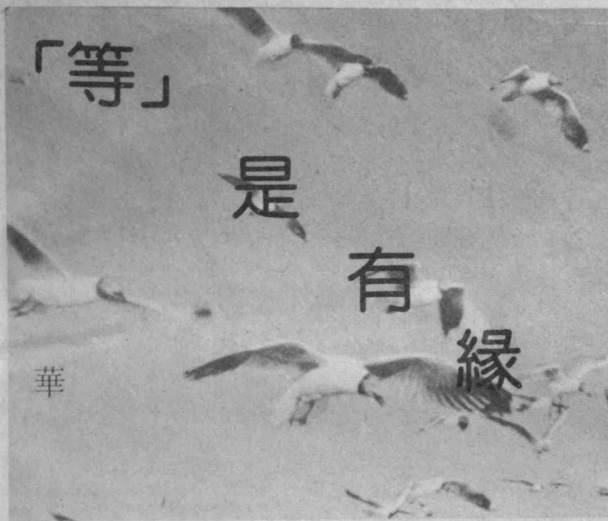
「不！是在英國劍橋，讀電機工程，現在趁着暑期回香港渡假。你呢？你又怎樣？」

這時公共汽車剛剛到了站，於是我便立即揮手道別，並對他說：「我到家了，再見！」

十月十二日 星期三 晴

近來，我開始感到有些疲累和吃不消。除了日間工作外，晚上還要兼顧夜校的功課，有些時候，睡眠的時間僅得四、五小時，而且學校的功課又艱深，使我無法應付，不禁興起放棄繼續上夜校的念頭。可是，今晚有一件事情使我再度振奮起來，令我的求學慾望繼續燃燒。

今夜，我又在公共汽車上遇上黃老師，她說我的中文作文寫得很好，很有潛質。隨之，我們開始天南地北的談起來了。得知原來她今年只不過二十二歲，現在大正學裏攻讀，夜校教師只不過是她的兼職而已。她說話時的態度爾雅溫文，聲音婉約溫柔，她的一舉手一投足都是那麼清雅自然，每一表情都是那麼的清純好看，她的每一動作都散發出脫俗的氣質。她就是燦爛的明星，我心中的美麗天使。



凌晨二時了，我又是正在溫習。這些日子裏我的生活模式都沒有多大變化。

以前的我一樣是這般地讀書，但是現在的我再沒有任何滿足感或衝動了。想起放榜前夕，我仍舊去健身房做運動、去補習，一點兒不把考試結果放在心上。這並不表示我胸有成竹，只是因為我自漸形穢，完全沒有把握考入大學。

到了放榜那十多分鐘內，我見盡喜悅和憂愁。我自己則十分惆悵，拿着成績通知單沒有看一眼便低頭離去。待找着四顧無人的地方才對現實起來——翻開成績通知單。結果……結果當然是意料中事。我已孤注一擲——等。

接着的數個星期我過着非人生活：茶飯不思、無心睡眠、更加無心工作、甚至消遣也覺內咎，簡直是白費時間。但是我又無可奈何，唯有繼續——等。同學們收到入學通知書的消息愈來愈多，我的心情愈來愈焦急了，仿如熱窩上的螞蟻，逃也逃不掉。家人與朋友關心的慰問，避也避不了。事無大小都不想過問，只管打電話，打電話。詢問處的負責人不厭其煩地回答我的問題，說「面試的信還未發出。」、「第一批信已發出了，還有一批下星期將會發出。」可惜的是——我還沒有收到任何信。我等呀等地，已逼近截止的日期了。最

後的兩日了。再沒有信我便要踏進社會大學了。

幸虧終於有一封類似信狀的物體寄到我家。當時我已心灰意冷出外去了。我姊姊在電話裏形容那封信的外表給我聽時，我心如止水，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接着便是趕着回家看過究竟。果然是接受我的申請並安排在五日內面試。真是做物弄人。早些時候我的時間多着，簡直閒得發慌。現在理智起來準備面試又變得匆匆忙忙。沒有法子，只有理頭苦讀，衝着那些熱門的問題去鑽牛角尖。面試日到了，我還沒有準備好我的預算的十分一。戰戰兢兢地我帶齊我需要的資料在路上苦讀。我比預約時間早到一百八十分鐘。但在圖書館徘徊了一百二十分鐘。還有六十分鐘不知那裏去了——難道晚鐘壞了？

坐了二十分鐘，終於輪到我了。一踏進會議廳，那偌大的角落、豪華的氣派把我迷住了。聽到面試員的聲音，我才從白日夢中驚醒。一看之下不得了一有四位這麼多。同學們曾說只有兩位！我坐下便像個呆子般，面試員問我一句，我便機械地回答一句。面試員輪着來問我，我便被弄得語無倫次起來。過了一小時，我終於可以走了。看看腕錶，原來只是過了十分鐘。難道它又壞了？

接着的數星期，當然又是一——等。亦不例外地我沒有做任何的事。我原先計劃了要學的項目例如攝影、電腦都被逼取消了。補習？忘記了。這幾乎令我破產。翻開存摺，發覺所剩無幾。希望能支持到「黎明」，很習慣地又撥電話去。與其說是查詢，不如說是追問。我相信他真想親自寫一封信給我來打發我這個幾（煩）人。

最後才發覺我已算是幸運了，因為我還趕得着參加部份迎新活動。其實這祇是因為我的同學們協助我迅速地填妥所有申請表及資料卡之賜。

我一心想着可以繼續完成我的計劃及找些外快。誰料只是填表已使我朝夕不計地工作了兩日。接着來的更不可言傳。

因為「身世」複雜，在填寫申請宿舍，助學金上花了不少時間。再加上多次的面試、交申請表、補交申請表、交學費……等，花在交通上等的時間和金錢令我不能付擔。

滿以為填好表之後就一了百了等錢送上門，誰知（其實應該知）又是等，一等就等到十一月。相信我與「等」真是有緣。早兩星期收到大學寄來的信說很抱歉，你對宿舍的申請已被拒絕了。當其時我已看透世情，瞭解到這個世界是很不公平的。其後，到別人收到助學金而我還未有消息時，我知道這個世界是極之不公平的。現在，我知道根本公平是不存在的。因為我的際遇令我難以接受。

沒有錢又沒有宿舍之餘，我唯有硬着頭皮和家人討論這個很嚴重的問題——錢。想起當初說服各人交出存摺時我已是不擇手段、威逼利誘。如今真是江郎才盡。幾經辛苦才求得搬出來和每月數百的零用錢。

接着當然是找屋的問題了，因為來回大學三小時的滋味很難受，又沒有精神、又擠逼、又長時間、又要轉車、又要行……還有甚麼時間讀書？

好不容易才找到現在的迷你宿舍，但同時又拒絕了另外兩位同學的迷你宿舍，幾乎令他們的宿舍完蛋，胎死腹中，真是萬二分抱歉。事情還未了結。這只是惡夢的開始。因為電力供應有問題

，我們原定於九月十五日入伙，結果拖延至九月二十六日。問題是：已經開學一星期了，我既不習慣，又沒有時間，而且一切準備未就緒，當然是沒有好的收場。由於沒法子借到車子，我花了不少時間來回了數次，徒手搬了我的必須品到宿舍來，還有我定做的書枱和櫃又出了岔子，從朋友借來的椅子又沒有空去取等。因此我現在才找尋着一個月前的筆記本溫習。

宿舍裏甚麼也有，書枱、床、衣櫃、洗衣機、雪櫃、冷氣機、水電、電飯煲、石油氣爐、電熱水爐、風扇、熨板、熨斗、啞鈴、洋娃娃……比我家有更好的享受。但是彷彿每項都曾經我手處理（包括買、搬、安裝）。這樣它們便每項都要我忍受。我出賣了不少財力、勞力及腦力於這個宿舍，但不覺得有甚麼報酬，簡直好似上天要報仇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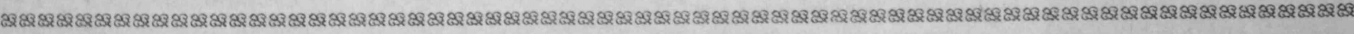
別的不說，就說功課。若果不計以往，我是輕易地處理妥每日的演講筆記、實驗和其他娛樂的。不知怎地，現在一方面要追趕以前的功課，另一方面要應付目前的，弄得我無時間睡眠和娛樂，還要被人指為「潛水艇」。這是否可以證明沒有天理存於這世界呢？

活潑好動的我，為此犧牲了很多健康活動的機會，這是否值得呢？但想深一層，為了我良心的安慰及我大無畏樂於助人的精神，我選擇支持下去，直至最後一口氣，才可以「自私」起來，才可行「現實」起來。

助學金還沒有消息。我不知道當初我的家人是怎樣籌錢的：又要交學費、交會費、買書、買顯微鏡、搬屋、做書枱、交租、伙食等。但總算捱過了。只要節衣縮食，相信問題不大。

早些時候因為還未開始讀書，上堂又打盹，現在功課追不上了，但我仍然在追，不忍放棄。每當被問書時便啞口無言、自尊全失。上堂時又不知所云。幸好我仍保持學習態度和做人原則才不至於損失更大。現在的資料我已能掌握，但是以前的還是一頭霧水，相信在中試我將會成為犧牲品。


有時發覺所學不能致用，皆因我太天真，以為醫學只是經常臨床觀察病人及學點解剖、病理、藥物學等。萬萬料不到要回復中學生的生活方式，沒有一點兒改善。但願明天會更好，我一定會——等。



(一) 愛的格言 (二) (三)

Lord, make me an instrument of Thy peace;
Where there is hatred, let me sow love;
Where there is injury, pardon;
Where there is doubt, faith;
Where there is darkness, light;
And where there is sadness, joy.

St. Francis of Assisi's Prayer



Love and peace

(二)

Perhaps love is like the ocean,
Full of conflict full of pain
Like a fire when it's cold outside,
Thunder when it rains.

愛是無可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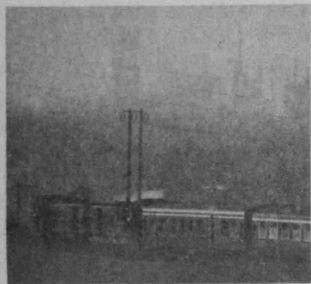
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我就成了鳴的鑼，響的鈸一般。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的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叫我能設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不得什麼。我若將所有的濟濟窮人，又捨己身叫人焚燒，卻沒有愛，仍然與我無益。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哥林多前書13：1-8

日落

畢加

車廂在不停地左右搖擺着，並且在發出一些與路軌磨擦所生的刺耳，討厭的聲音。這裏的空氣調節已是夠惱人的了，再加上對座那個黑種男人不斷的吞吐雲霧，更加使這混濁的空氣更加混濁。我只有口裏繼續咬着那硬得像石頭的麵包，眼睛繼續斜望着那位站在車門側的金髮女郎。相信除了她那圓潤的藍眼睛、高挺的鼻子、分明的輪廓、柔長的秀髮、以及那誘人的身材之外，這車廂裏再沒有另外一樣東西是順眼的了。



很不容易才推過了那七個車站。我提着沉重的腳步，夾在人羣當中緩緩前進。這些九曲十三彎的通道中，通常都會傳來一些街頭賣藝的樂器演奏。雖然稱不上悅耳，但聊勝於無。

終於回到地面了。我已急不及待的走到草坪當中，枕着背囊，大字形的仰臥着，浸淫在和煦的陽光中。心裏很平靜，平靜得像在茫茫的大海中，找不着陸地，找不着目標。

開始懷疑旅歐的決定。在英國的日子還算好，有親人照顧，吃的、住的都不用擔心，每天就是日不上三餐便不起床，下午逛逛大英博物館或蠟像館，晚

間到白金漢宮門外看看摩爾大道車輛發出的光芒，或乘船遊泰晤士河。雖然倫敦不能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能夠暫時離開香港，和親朋暫別一會，面對一個新鮮的環境，也未嘗不是一件賞心樂事。但一踏足歐洲大陸，那真可算是艱苦歷程的開端。人生路不熟是意料中事，除了這些老是不願意和你說英語的法國人外，言語隔膜也不是太大問題。但惱人的是每兩天左右便要忙着找旅舍，每三天左右便要去查查大車班次，每四天左右便要去兌換外幣。事前準備不足，累得要一面遊覽，一面計劃下一步行程。在吃喝玩樂之餘，還要緊記着銀兩有限，不得不精打細算。而且天公不造美，我心想定是有一團黑雲由倫敦伴我越過英倫海峽，一直在荷蘭、西德追隨左右，最後被阿爾波斯山的雄威所擋才放過我一條生路，容許我再見天日。

真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要堅持一個人來。可能是聽朋友說得太多，一個人可以自由自在，不必遷就他人，想到那裏便到那裏。但一個人在途上也多少不免會增加一份寂寞。我開始懷念香港的朋友、演唱會及蝦餃、燒賣。若果能與一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同遊，相信這旅程一定痛快得多。

這樣又一天了。也應是時候收拾行裝，找個地方填飽肚子。

「可否阻你一會？」

我有點又驚又喜。在這花都竟然聽到一把懷念很久、令人感到親切的粵語聲音。不，不只是一把親切的聲音，而且是一把輕柔、悅耳得令人回味的聲音。從經驗所得，美麗的嗓音和美麗的面孔是永難共存的。但當我回首一望，這定律今回可被推翻了。

「是從香港來的嗎？」

我點頭。

她露出喜悅的神色。兩圓大眼睛的神采並沒有因臉上的笑容而有絲毫減退，反而看得更形可愛。

「我剛失掉了旅行證件和銀包。經已到過警署報失了，但今天是星期天，不能補領回失掉的旅行支票。」

「我可以怎樣幫你？」

她低下頭來，兩邊的面頰有點兒漲紅。

「你……你可否借給我少許法郎，讓我解決今晚的食宿問題？待明天補回支票後，定當立刻把錢交還給你。」



在旅程上失掉證件或錢是常有的事。身為單身旅行者，更加明白那種徬徨、那種焦急。我是沒有理由拒絕她的要求的。從腰包裏掏出了一些法郎，相信足夠她應付當前的需要。



「真是十分多謝你。明天我應在那裏把錢交還給你？」

這真是個惱人的問題。這十多天來我都盡量避免去想下一天的旅程怎樣，總是早上起來才決定當天的行程。要我去想個時間、地點給她，倒還困難過要我借錢給她。

「還是你定個時間、地點給我吧。」

「但我今天才到達巴黎，對這裏的環境不很熟識。不如你給我旅館的地址，讓我明晚找你。」

這個是頗有建設性的提議，但可惜此時不適用於我這個背囊也未能找間旅館安置好的旅客身上。

「你吃了東西沒有？」

這可能提醒了她肚子在呼喊著。

「不如一起去吃些東西，餐後再解決吧。反正我現在餓着肚子，而且又還沒有找間旅舍安頓下來。」

就這樣和她一起到了一間快餐店。原來她叫卓思敏，是唸文科的，打算主修英國文學，和我一樣，暑假後便會升上二年級了。想不到在大學小小的校園

碰不見，撞不到，反而在這偌大的歐洲上遇到。這晚她把過去兩週在北歐等地的旅遊經歷一一訴說出來。我雖沒有到過北歐，但從她的敘述，令我有些悔恨自己沒有到過。她說話時手舞足蹈，一會兒托着腮，一會兒搖着頭，兩週的直覺雖僅及肩膊，但卻不停地在搖晃着。印象中的文學系女孩該是文靜、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的一類，但她卻是截然不同。她是少數能令我成為忠實的聆聽者的其中一人。

很不容易走過了數十條街，才和她找着一所小旅館。爲着省金錢，二人租住了一房間，價錢也算得過去。也不是第一次在這旅程上與其他單身旅客爲着慳錢而合租房間，但這次特別的可能是她是單身女孩。她不介意，我當然也不會介意。她睡前在執拾東西，一面高興地說着幾天也沒有享受過這麼舒適的花洒浴，一面卻嚷着自己倒霉，失掉了證件和旅行支票。我安慰着她，叫她還是早點休息，養足精神。其實，寒翁失馬，焉知非福？

翌晨一早便被她喚醒，叫我陪她去補領旅遊支票。這女孩果不食言，接過支票便急不及待的把銀兩交還。下午和她同遊拿破崙軍事紀念館，如果不是她嚷着要看，我想不足半小時我便會離去。她真是異常積極，對每一件展品都極奇留心，我這懶散的人也彷彿被她薰陶了。

這幾天是我旅歐以來最忙碌的。巴黎的旅遊要點實在太多，要仔細的逐一遊覽真是命。卓思敏每天一早便不見踪跡，晚上不到夜闌人靜也不會歸來。或者不想輸給她，我也努力起來，甚麼龐比度中心、聖母院、凱旋門、自由神像都走過，幾乎連紅磨坊也不想放過。睡前總很高興能和她分享當天旅遊的經歷。雖然大家是各自遊覽，但當聽到別人陳述當日的遭遇時，總是異常的興奮。

這天下午我走得很倦，黃昏吃過東西後便回旅館休息。湊巧的是卓思敏也在房裏。

「怎麼這麼早便回來？」大家異口同聲地問。

「我剛在附近填了肚子，打算在這兒歇息一會，待傍晚時份到艾爾鐵塔，觀看巴黎夜景。有興趣同行嗎？」卓思敏興高采烈地說。

我本是累得要命的，但不知怎的又被她拉到了鐵塔。和她一口氣地走上了數百級樓梯，到達鐵塔的第二層。這妮兒不但沒有喘氣，反而更在平台上四處奔馳，獵取每一個不容錯過的角度，要我爲她拍照。滿足了，便又急忙的要到頂層，觀看花都夜景。

「快些天黑吧，我要看巴黎夜景！」卓思敏叫嚷着。

「相信還要過多一小時左右才要黑齊的。」

「好，我們就在這裏等一小時。」

「你瘋了嗎？我們在這裏怎樣度過一小時？」

「我已決定了今晚一定要看到全市夜景，等不到便誓不罷休。我們在這裏聊聊天吧。」

「好吧，卓思敏，談談你在學校的生活吧。」

「你叫我思敏吧，班內人人都這樣稱呼我的。」

「好，思敏，你也叫我阿偉吧。」

「這年我可算是渾渾噩噩的，功課不太多，自己又不甚積極讀書。算是參加了劇社和Choir，是自己喜歡的，也參加了幾次的演出，有點收穫吧。閒來就是在Canteen去tea，或在圖書館搜羅，沒有甚麼建設性的。」

「你倒不像喜歡話劇和音樂的，活躍的樣子令人感到你是沒有憂愁，沒有煩惱；若要我猜，倒也難猜到你是唸文學的。」

「你也不是第一人這麼說的，初識我的朋友都會下這樣的評語，但熟識下來便都會不同。」

「怎樣不同？」

「若有機會，你自己去發掘吧。」

思敏總會叫人有一種好奇心去認識她更多的魅力。

「阿偉，你在校內又怎樣，讀醫定是忙個不堪了？」

「一般人都是這樣想，但我太不像樣了。除了期考前一兩個星期認真讀書，其他時間便在宿舍裏搞事。雖然平時也常逗留在圖書館，但總是睡着的時間多於清醒的時間。即使是清醒了，腦袋裏也不知在想些什麼，沒有組織，沒有系統，總是在魂遊天際。再不然便是獨個兒走到Sandy Bay 看日落，多愁善感一番。我很喜歡看日落的，那總給人一種淒酸的感覺。我很享受這種感覺。」



她沉默着，倚着欄杆，微微的低下頭來，兩眼望着遙遠的地方，旁邊的直髮被和風吹拂着。這是我第一次在這角度看思敏，也是第一次看到沒有帶着笑容的思敏。

「雖然我沒有看過Sandy Bay 的日落，但我也很喜歡看日落的，和你的原因一樣，和你的感覺一樣。」

思敏說完，便提起腳步，雙手放在背後，圍着平台緩步。

「看！市內的燈都着了！」

她邊說邊走着。臉上再次呈現喜悅的神色。我們望着凱旋門、聖母院、聖心教堂等，看來晚間的巴黎總是更加動人。鐵塔下的一方是一片大草地，很多人在躺臥着，欣賞着鐵塔在夜空中發出燦爛奪目的光芒。另一方是一個廣場之類的地方，十數個水池在七彩繽紛的射燈下噴出各種形式的水花。這花都果是名不虛傳。

在巴黎餘下的兩天都和思敏同遊。是我提出的。和她一起只感到很舒適、很自然，喜歡說什麼便說什麼。多了一人同遊，凡事有商有量，也有多個人照顧，遊覽時也顧慮少了，愉快多了。這可能是結伴同遊的好處；但，不是與任何人結伴同遊都是這麼愉快的，是嗎？

這是在巴黎的最後一晚。明早便要回尼斯，但真是不捨得離開花都。

「不如今晚看看聖心教堂的夜景吧，人們說那裏門外在晚間會聚集很多愛好音樂之人在演奏動聽的音樂的。」我提議。

於是我們沿着小路，經過數百級樓梯，走到聖心教堂門外。一盞一盞的射

燈把教堂在漆黑的夜空中活靈活現、輪廓鮮明地表現出來，是帶點嚴肅，帶點神秘。果然門外的梯級上坐着很多知音人，我和思敏也成爲座上客。一首一首的歌曲在演唱着，眼前是很多熱情的人欣賞着、陶醉着。思敏在陶醉之餘，也露出一副憂愁的神色。這神色是似曾相識的：沒錯，在鐵塔上也是這神色，這叫人擔心、叫人憐惜的神色。



「阿偉，我有點凍。」

我脫下外衣，輕輕的搭在身旁的思敏身上。但她的肩是那麽吸引，我的手是那麽的不願，因而沒有離開。思敏微微把身傾斜，輕倚着我。她的髮絲在夜風中不時飄在去我面上。這時的音樂更是繞樑三日，Casablanca, Homeward Bound, Sound of Silence 等不斷而來。此情此景，不能不叫人難忘。想到明天要離開巴黎，實在把此情此景更加叫人難忘。不願忘記巴黎，不願忘記巴黎的人。

「思敏，不如我們一起去希臘，好嗎？」我不知怎的來了這樣的一個念頭，也不知怎的把這念頭說了出來。

思敏登時抬起頭，兩顆眼睛大大的，作了一下深呼吸。

她點頭。



這兩星期我們到過很多地方，雖然是奔波勞碌一點，但從前找旅舍、查船期和火車班次的煩惱現在變成一件樂事。曾在尼斯漫長的沙灘上，拖着思敏散步，傾談中學時的往事；也曾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坐在海邊，大談人生目標，由天亮坐至天黑，由躡得水洩不通坐至幾無人跡。和思敏總有說不盡的話，永不盡的歡笑。或者，這些就是一直所渴望的？



這是希臘的最後一個傍晚。這個叫Mykonos的小島真是不錯，一個個風車，在周圍幾乎劃一地以白色的油漆、屋頂上的十字架和鐘作爲特式的村屋中傲然地在海邊一角屹立着，岩石那邊的海關在大風中仍不停地飛翔着。遠處見不到陸地，遙遙的水平線上只有一個金黃得可愛的蛋黃在緩緩向下墜。在希臘曾

看過不知多少次日落，但這個是有一種特別的感覺，是一種頗濃烈的淒酸感覺。這感覺不像是源自日落，似乎是因思敏憂愁的神色。

「思敏，你不開心嗎？」

「不是。」

「那麼，爲什麼你不時都露出一點不愉快的神色？」

思敏又是低下頭來，沉默了一會。

「是因爲一段感情。一段已完結的感情。」

「難道你現在不開心嗎？你不覺得你應該忘掉過去的不快，享受現在嗎？」

我面對着思敏，雙手捉着她的手臂。她不敢正視我。

「不是我不能忘記，而是我開始失去信心，我沒有勇氣再付出，再面對失敗。」

「但你答我，和我一起開心嗎？」

思敏凝視着我，雙眼水汪汪似的。我把她的髮絲撥到後面，輕吻她的臉頰。思敏枕在我的肩膊，我感覺到她在流淚。我摟着她，閉着眼睛，沒有想什麼，也不願想什麼。

「阿偉……」

思敏抬起頭，望着我，但又低下頭。

「我很喜歡Sandy Bay 的日落。」思敏低聲說。

× × × ×

已經回港三星期了。思敏堅持要繼續獨個兒完成先前計劃好的東歐行程，於是我們在希臘分道揚鑣。回來了天都覺得頗無聊，或是拿書本出來翻兩頁，或是去看戲，或是和朋友到酒廊聽歌。晚間回到家裏通常都很累，但總會睡前扭開收音機把歐遊的照片看一趨。照片很多，通常都只從巴黎看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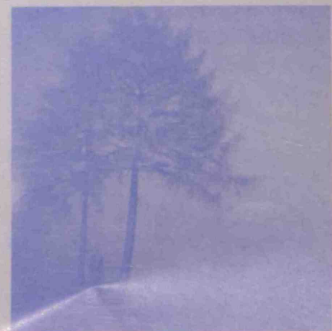
今天是開課的日子。上了兩課便空閒，在拉起來了個午睡，也頗稱心如意。已是下午五時多，距離晚飯時間不遠，不適宜開始讀書。突然靈機一觸。我沿着斜路緩步而下。離開了兩個多月，沒有甚麼大改變。依舊是那麽寧靜，依舊是那麽逍遙。遠處的太陽快將要消失了，我開始加緊腳步。

我沿着岸邊的小路走。Sandy Bay 的日落是很吸引，但此時促使我加快腳步走向前的不是那日落。我愈走向前，心情就愈是緊張。

我停下腳步。那夕陽餘暉下的背影是很熟悉的。

她轉身，回過頭來，凝望着我。她再沒有憂愁的神色，臉上只是紅紅的，展示着微微的笑容。此時大家對望着，沒有說什麼。只感到無限的喜悅，心底抒發出的熱血在沸騰着，令心神有一股無名的振奮。

我很喜歡Sandy Bay 的日落。



啓思房



梁 賴
展 世
聰 澤

也許是一年級的時候參予得太少罷，以致自己一直以爲啓思的工作很輕鬆。現在負責了專題版，才知道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選擇專題已經是一個困難。我原本的概念，是要選一些和醫學生的生活有關的、有啟發性的、有趣味性的和容易做的題目。但是很可惜，我很快就發覺自己實在太過「大想頭」了一點。這樣的題目，簡直比一個聰明美麗體貼溫柔的女朋友還要難找。大夥兒擾攘一番之後，最後還是選了醫學道德。

工作一展開，我立刻又有新發現，就是either (a)自己「豬兜」or (b)這個題目實在困難。我原本以爲講道德如此正氣，一定有很多人願意大噴口水扮其正義的朋友的。原來這是一個美麗的誤會。這一期約人訪問的碰釘率高過高佬泉。我原本又以爲（真係鍾意扮先知。可惜次次都錯。）大家一人一份拉記料，求其抄幾篇文章就可以塞實交貨。豈料做 Library research 也不容易，九二班的同志們個個都話那些文章不知所云。「唉！大佬呀！」我內心吶喊：「你們看不明白又有甚麼關係呢？反正將來在啓思刊出之後不是給你們自己看的，是給其他同學看的。而且人家越看不明白你寫甚麼，越顯得你『彷彿』有料到呀！」

玩笑似乎開夠了。總之這個題目對我膚淺的哲學根基而言實在深奧了一點，因此有點兒吃力。此外，再加上應溫而未溫的筆記已堆積如山；還有江湖上的洶湧波瀾，我只覺壓力驟增……

夠了，無病呻吟的篇幅不能太長，否則會悶親各位大佬。讓我借啓思房內一句名言收場：

縱是路長人困蹶驢嘶，
啓思還是要繼續。

希望你不會覺得這一期的專題太沉悶。下一期會做得更好的，請相信我。

一年前的這個時候，我加入了啓思。當初參加啓思，並不是因爲對辦報紙雜誌有濃厚興趣，而是想藉着參予一些活動的機會去擴闊自己的生活圈子，認識一些新朋友。回想起一年以來啓思的工作，自己參予的積極性並不太高，極其量只可說是合格而已。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在啓思「餘慶節目」或「非工作活動」的出席率竟高達百分之八十以上。可能基於「玩得」這個原因，有幸被朱老總看中，來年接任「老總」這個職位。

受命之後，最使我感到興奮的，是得到一班朋友的支持和鼓勵。縱然面對兩個M.B.的壓力，九一的啓思人很多都願意留下，連一些原本打算退隱的同學，都抱着齊心做好啓思的原則，繼續幹下去。

九二同學的參予亦替我打了一支強心針。今年新加入我們編委會的同學有二十一人之多，比我預期的還要多。起初聽聞九二興起「潛水熱潮」，使我擔心了一陣子，恐怕出現缺乏新血加入，人手不足之現象。如今獲得這麼多人支持，憂慮霎時盡掃一空。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在漫長的一年裏面，路途縱使崎嶇，我也不會感到孤寂，因爲我知道路上並不只有我一個，身邊的朋友會陪伴我去走完這條路。對於支持我的同學，還有時常在百忙中抽空來指點教導我的大仙們，我只能借這裏向你們答謝一聲——無言感激。

啓思將會是我日後的回憶中最美麗的一頁。

× × × ×

家中飼養的一頭白老鼠，今早突然死去。

昨晚餵食物和清理的時候，並沒有發覺牠有何不妥，如常一樣的進食，跑動。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沒有和牠的「同屋主」打架。平常饑餓的時候，牠們兩個總會在籠內殺得天昏地暗。昨晚牠就顯得異常平靜。

今早赫然發現牠躺在籠的一角，張大雙眼，對外間的接觸全無反應，心知牠是命不久矣了，但猜不到會是這麼快，未到中午便一命嗚呼。

記得一年半前，哥哥爲了生物科做實驗，在家中養了一大羣白老鼠。考試過後，有數隻老鼠因爲太細小而未有拿去做實驗，牠便是其中之一。轉眼間，牠成爲我們家中一份子已有一段日子了。

望着牠死亡前一刻，感覺到自己的無能。只見牠伸直身體，張開口拼命地喘氣，好像爲留戀這塵世而作垂死掙扎。除了看着牠，我沒有什麼可以做。當時恨不得有支毒針可以爲牠

立刻解除痛苦。

到牠斷氣後，並沒有怎樣難過，反而有一種平靜的感覺。比起一般的白老鼠，牠可以說是天之驕子。牠那些同類，剛剛成年便要在實驗室任由宰割。能夠安享天年，牠已是萬中無一。生老病死是生命必須經過的歷程，牠只是經過生命中最後一個階段罷了，又怎能有半句怨言呢？

上天是公平的。動物不像人類那樣有醫生照顧，所以牠們很少會有病痛，而一場大病很快便會奪去牠們的性命，正如「牠」今早只受了數小時的痛苦便獲得解脫。比起那些受盡肉體和精神上折磨的長期或慢性疾病患者來說，動物可以說是幸福得多。

日新月異的醫學知識，延長了人類的生命，但始終未能夠逃避死亡這一個必經階段。一條生命快要到盡頭，仍然要用病人的痛苦和醫務人員的努力去換取推遲那「盡頭」一點點，這樣值得嗎？

再者，勉強維繫着垂死病人的生命，只加深延長其家人的焦慮，醫務人員的負擔和病人自己的痛苦。死亡對三方面來說都是一種解脫。可是另一方面，醫生卻有責任去盡力拯救每一個病人的性命，只有一線生存希望都不應放棄。但爲了這「一線希望」，所要付出的代價是否太大呢？

生命並不在乎長短。

眼看着白老鼠和人類的死亡，醫學究竟帶給我們希望還是痛苦呢？

八七年啓思編委名單

名譽顧問：黃煥星醫生

總編輯：朱進昌

副編輯：李錦霞 劉志權

編委：張世傑 梁展聰 賴世澤

李偉漢 曹佩如 沈明欣

李國偉 楊穎欣 湯嘉恆

黃明沁 黃舜雯 柯宇華

何志榮 陳藝賢 吳濟聯

梁文輝 薛耀光 劉志源

曹啓基 黃秀惠 劉雅婷

鄭恩婷 張煜暉 黃發基

阮文廣 黃家榮 陳振春

洪偉賢 李俊豪

總務：王震宇

文書：黃煥霞

去屆代表：許其發

鳴謝葛蘭素香港集團

爲慶祝醫學院百週年紀念，啓思編委會特輯錄了歷年來在啓思刊出的精選文章，再加上一些特別撰寫的文章印刷成一本紀念文集；這本文集約共三百版，輯錄了近百篇啓思自第一卷第一期以來各年的各類精選文章；有對醫學院及醫學會近廿年來發展及大事的報導及分析，有對學運的報導，啓思會探討的專題，及一些散文等。除此以外，編委會更會爲此文集特別撰寫一些文章，以回顧過往，展望將來。

此文集將會在本年底出版。有興趣擁有此文集的醫生，請填妥下面的訂購表格，連同訂購費用港幣三十元正（連郵費在內）（劃線支票抬頭請寫「Caduceus, Medical Society, HKUSU」一併寄回「香港沙宣道七號，香港大學學生會醫學會，啓思編委會收」。

一本值得懷念的書

訂購表格

姓名：_____

通訊地址：_____

電話：_____

訂購費請用劃線支票，抬頭請寫「Caduceus, Medical Society, HKUSU」